
目 錄

| | |
|-------------------------------|----|
| 壹、計劃概述..... | 2 |
| 貳、前言..... | 7 |
| 參、口述歷史訪談紀錄 | |
| (一) 幾度耶誕華會——杜義夫..... | 8 |
| 口述歷史採訪 杜義夫 | 9 |
| (二) 英式生活的體驗——陳穎奇..... | 14 |
| 口述歷史採訪 陳穎奇先生 | 16 |
| (三) 紅毛城的老鄰居——曹昌隆..... | 21 |
| 口述歷史採訪 曹昌隆 | 23 |
| (四) 康家的紅毛城歲月——康知己、康江淑緩夫婦..... | 31 |
| 口述採訪 康知己、康江淑緩夫婦 | 34 |
| (五) 三世有餘情——連易宗..... | 50 |
| 口述歷史採訪 連易宗 | 53 |
| (六) 卅年紅毛園圃歲月——陳泰順..... | 73 |
| 口述歷史採訪 陳泰順 | 75 |
| 肆、結語..... | 87 |
| 伍、相關記錄清冊..... | 88 |
| 陸、附錄 | |
| 英國歷任駐台領事名表..... | 90 |
| 口述歷史訪談人員通訊錄..... | 94 |

壹、計劃概述

一、 計劃名稱：紅樓舊事——前英國駐台領事聘雇員之口述歷史

二、 計劃緣起：

十九世紀中，列強爭奪中國市場，以船堅炮利打開了通商口岸，尤其英法聯軍之後，所簽訂的天津條約，使淡水一躍成為台灣主要通商口岸，隨後，英國租用紅毛城土地，興建領事官邸，派遣領事人員駐紮，辦理各項簽證。

一百多年裏，幾十任的領事、副領事，在砲台埔的山崗上，享有著淡水美麗青山、夕陽……，處理過清英、英日、中英……各項外交簽證事宜，留下許多可貴的紀錄。尤其，為維持整個領事館各種事務運作，一百多年以來，陸續有著數十位的淡水民眾曾經受聘擔任書記、廚師、園丁、司機……各種職務，他們經歷的經驗，是淡水在地歷史極為重要的一頁。

但是，因 1970 年代，英國自淡水撤館後，許多人員解職離任，歷經澳洲、美國到內政部接管後，許多員工都星散各地，加上早期並未重視，以致他們的事蹟一直無法呈現於國人之前，現紅毛城由內政部轉移給台北縣政府，縣府主管人員積極謀事，才能正視這個歷史資產的可貴，積極進行規劃。

三、 計劃目的

英國在台領事館中，淡水領事館是運作最為長久的一座，一百多年裏，有幾十位領事、副領事在此活動，留下不少清末、日本統治、國民政府來台與台灣道、台灣巡撫、日本總督府、台灣省政府、外交部事務交涉的史實史料，是極為珍貴的紀錄。

此外，一百多年裏，領事館亦聘用不少台灣在地人士，尤其是淡水地方民眾，他們擔任著多種不同的職位—書記、司機、廚師、褓姆、園丁、女傭……，與歷代領事、副領事有著多年相處的經驗，借著他們往事的口述回憶，可以捕捉到二十世紀中，幾十年紅毛城人事的變化，瞭解這個門禁一百多年的歷史古堡所存有的人事經驗。

一百多年裏，應該說有著數十位以上民眾曾在紅毛城做過事，這些人或其後代應留有許多珍貴的口述、文字、影像資料，若藉由此次機會，先

行找出幾位，做出理想成績，再進而探尋歷來人事，逐步建構出台灣民眾在紅毛城的那一段歷史經驗。

四、 主辦單位 台北縣政府文化局淡水古蹟園區

五、 計劃時間：

92 年 12 月 1 日—93 年 5 月 31 日

(一) 訪查時間：92 年 12 月—93 年 3 月

(二) 整理時間：93 年 3 月—5 月

(三) 完成時間：93 年 5 月 31 日

六、 執行方式

由具有口述歷史經驗淡水在地文史工作者，組成工作團隊，選定對象進行口述訪查，以錄音、錄影方式，留下珍貴口述影像紀錄資料，並整理訪查內容，出版為文字圖像出版品。

(一) 挑選曾在紅毛城英領事館工作人員，先期瞭解出身背景，著手訪查規劃。

(二) 確定訪查時間、地點，由工作團隊進行口述歷史錄音、錄影各項紀錄，並拍攝相關影像、文字資料，一次以 2-4 小時為主。

(三) 訪查後，由工作團隊立即進行文字整理，再與受訪者共同校訂錯失

(四) 最後，匯整受訪者所有相關文字、圖像資料，整編為完整的出版品式樣。

(五) 依照經費預算，出版為合宜出版品。

七、 執行團隊

(一) 計劃主持人

謝德錫

現任 淡水文化基金會 研究發展總監

現任 淡水文化基金會 常務董事

淡水社區大學 副主任

學歷 淡江文理學院歷史系畢業

經歷

2002-迄今 淡水社區大學「在地文化人才培力班」、「咱的淡水」講師

- 1999-2002 淡水文化基金會永續就業工程
「咱的鄉土咱來講 淡水文化產業數位計劃」專案總召集人
- 1999-2001 淡水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
- 1996-1999 西田社布袋戲基金會總幹事
- 1991-1996 振山綜合醫院院長特別助理
- 1989-1990 首都早報資料室研究員、主任

著述

- 2002-2003 文建會文化環境年「認識古蹟日」淡水導覽手冊主編
台北縣淡水鎮新興國小
「社區有教室——紅毛城英國領事館教案研究」專案指導
- 2000 文建會文化資產宣導年
「世紀的彩顏——淡水穀牌倉庫公開捐贈儀式紀念冊」主編
- 1996-1999 台灣閩派布袋戲調查研究、撰稿人
台灣布袋戲女藝師調查研究、撰稿人
台北市國民中小學布袋戲教材編輯撰寫人
- 1988-1989 台灣全紀錄撰稿人
- 1983-1985 台灣近代名人志撰稿人

(二)專案助理

李慧蘋

- 現職 淡水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藝文部行政助理
- 2004 淡淡水水墨墨色色許雨仁個展專案助理
淡水文化基金會行政助理
- 2003 世新大學廣電系廣播組畢
淡水社區大學紀錄片製作課程學員

姚莉亭

- 現職 淡水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藝文部經理、淡水文化基金會執行祕書
- 經歷
- 2002 台北縣政府永續就業工程
「咱的鄉土咱來教——淡水終身習網續計劃」、
「咱的鄉土咱來講——淡水鎮文化產業數位計劃」計劃專員
「咱的鄉土咱來顧——淡水鎮資源回收與生態維護永續計劃
文建會委託「文化空間 創意再造」閒置空間再利用國外案例彙編 行政助理

- 2001 淡水社區大學籌備期 專員
淡水社區大學執行祕書兼任財務專員
文建會文化資產導年系列活動——淡水殼牌倉庫公開捐贈儀式
暨文化五月節活動 執行祕書
- 2000 台北縣政府 2001 金色淡水跨世紀活動之「老街人文妝點」
老街藝術妝點專案策劃執行
淡水文化會議專案籌備執行
- 2000-2001 淡水文化基金會發行「文化淡水社區報」執行編輯
- 1999 參與淡水老街歷史建物保存運動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台北縣文史社團聯誼年會」專案執行
- 1998 淡水老街社區總體營造 淡水老街風土文化再生計劃 專案助理
- 1998-2000 參與搶救淡水河運動，反對淡水河北側快速道路興建

八、 工作進度

(一) 訪談時間

| 日期 | 訪談對象 | 地點 | 執行人員 |
|----------------|-------|--------|--------------------|
| 92 年 12 月 5 日 | 康知己夫婦 | 淡水鎮新民街 | 謝德錫、李慧蘋、姚莉亭 |
| 92 年 12 月 7 日 | 杜義夫 | 淡水禮拜堂 | 謝德錫、李慧蘋、姚莉亭 |
| 92 年 12 月 7 日 | 陳穎奇 | 淡水禮拜堂 | 謝德錫、李慧蘋、姚莉亭 |
| 92 年 12 月 9 日 | 連易宗 | 淡水鎮中正路 | 謝德錫、李慧蘋、姚莉亭 |
| 92 年 12 月 16 日 | 曹昌隆 | 淡水鎮中正路 | 謝德錫、李慧蘋、姚莉亭 |
| 92 年 12 月 20 日 | 陳泰順 | 淡水鎮中山路 | 謝德錫、李慧蘋、姚莉亭 |
| 93 年 3 月 12 日 | 曹昌隆 | 紅毛城 | 謝德錫、李慧蘋、姚莉亭 |
| 93 年 3 月 15 日 | 陳泰順 | 紅毛城 | 謝德錫、李慧蘋、姚莉亭 |
| 93 年 3 月 21 日 | 康知己夫婦 | 紅毛城 | 謝德錫、李慧蘋、姚莉亭 梁建新 |
| 93 年 3 月 22 日 | 連易宗 | 紅毛城 | 謝德錫、李慧蘋、姚莉亭 |

(二) 工作進度表

| | 12 月 | 1 月 | 2 月 | 3 月 | 4 月 | 5 月 | 6 月 | 7 月 |
|---------|------|-----|-----|-----|-----|-----|-----|-----|
| 訪談者聯絡 | | | | | | | | |
| 訪談 | | | | | | | | |
| 文字紀錄整理 | | | | | | | | |
| 資料搜集核對 | | | | | | | | |
| 影像、照片整理 | | | | | | | | |
| 校對 | | | | | | | | |
| 結案報告 | | | | | | | | |
| 審查、修訂 | | | | | | | | |

九、 計劃經費：

本計劃經費須分為幾個部分編列(1)口述歷史採訪費(2)手述歷史文字、圖像整理費(3)材料器材使用費(4)文字圖像成品出版費。

(1) 口述歷史採訪費：

由工作團隊 2 人一組進行，每次 2-3 小時為單位，並購置合適禮品予受訪者。

(2) 手述歷史文字、圖像整理費：

由工作團隊 2 人一組進行，將訪查口述錄音資料，一一整理為文字資料，並繕打為電腦圖檔。

(3) 材料器材使用費：

口述歷史須使用錄音、錄影機材，為求歷史保存，應完整存檔，不應重複使用，須耗費一定數量錄音帶、影帶、底片、光碟。

(4) 文字圖像成品出版費：

所整理文字、圖像資料，匯整為有系統內容編排成出版品格式，再斟酌經費印製為出版品。

貳、前言

大英帝國的米字旗曾經在紅毛城上飄揚一百多年的歲月，自 1867 年英國政府強力迫使滿清政府簽下「紅毛城租約」，永久租斷紅毛城一帶的土地建物，並積極進行修建，做為英國駐淡水領事、住居與辦公的場所。

一百多年的時間裏，有幾十任的領事、副領事曾居住在殖民地式的洋樓，使用領事裁判權，保護英籍商人、洋行，積極英國商業最大的利益。

這些領事、副領事，大約可分為滿清、日治及國府三個時期。滿清時期，英國領事在強大英國國勢支持下，擁有極大的權勢，可以自由在台灣各地活動，不少領事更是英國皇家協會的協助者，搜集台灣的動、植物標本，充實協會的收藏，留下不錯的令名。

日治時代的領事，在日本帝國國勢昂揚的態勢下，趨於弱勢，大多數滿清時代的特權還被剝奪殆盡，僅剩單純的入境、商務……等簽證業務，這些領事可說是極為平淡。

二次大戰後，英國領事重新回任，不過在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後，因中、英正式外交關係斷絕，地位極為尷尬，僅能與省級機構保持對應關係，影響力更形下降。

然而，這些英國領事、副領事派駐淡水期間，除英籍高階人員外，一般日常總務、會計、廚師、司機、園丁……都是聘僱在地人員，一百多年裏，陸續有著數十位的淡水民眾曾經受聘擔任。

這些人員雖然職位低，所接觸的事務有限，但是許多人有著密切的親朋關係，甚至是父子、翁婿相承，在紅毛城居住幾十年，都擁有著許多私房的紅毛城故事。

這些私房的故事，將告訴我們許多不為人知的紅毛城人文及生態風貌，讓我們在政治、外交的高層關係外，也能知道一些不同的人物視野。

參、口述歷史訪談紀錄

（一）幾度耶誕華會—杜義夫

- 訪談時間：92 年 12 月 7 日
- 訪談地點：淡水鎮馬偕街 6 號（淡水禮拜堂）
- 撰 稿 人：謝德錫

杜義夫先生出生於淡水重建街，家族在淡水傳衍一百多年，而他自身則與淡水長老教會與淡江中學擁有著深厚的關係，並在中學階段幾次踏入紅毛城留下深刻的印象。

杜義夫是 1943 年，出生於日治時期淡水郡淡水街的協興街，擁有著不錯的家境，自淡水國小畢業後，便進入淡江中學初中部，再昇高中部，而於 1962 年畢業。

淡江中學時代，杜義夫便有著機會接觸到神秘的紅毛城領事館，紅毛城一牆之隔的聰明樓及柯設偕舊宅，是一些淡江學生最喜歡接近的地方，從那兒可以眺望領事館的活動，尤其是草坪一帶，打網球、茶會、晚會……。

到了高中時代，杜義夫參加淡水長老教會的青年團契，成為聖歌隊的一員，有幾年時間，英國領事在耶誕節的活動裏，特別邀請聖歌隊參與晚會，在每年十二月歲末的晚上，一、二十位成員一同在領事官邸，為與會來賓獻唱聖詩與聖歌，帶起耶誕晚會的氛圍，演唱完畢，也接受著領事豐盛的招待，才盎然歸。幾次的參與讓杜義夫留下極為深刻的回憶。

杜義夫高中畢業後，隨著服役、就業，便少有機會參與活動，不過，教會的長老康恩助是領事館極為重要的員工，他的子女是同年輩的年輕人，有時杜義夫也與一些朋友打著拜訪康長老的名義，也常出入紅毛城，只是沒有機會再進入領事官邸。

杜義夫所記憶的紅毛城周遭景觀，隨著真理大學的設校及道路開闢，已不再是他年少時代的景觀。但是，那熒熒燭光、燈光下，聖詩聖歌演唱的情景，一直是他最難忘卻的回憶往事。

前英國駐台領事聘雇員之口述歷史採訪——杜義夫

- 受訪人：杜義夫先生
- 訪談時間：92 年 12 月 7 日
- 訪談地點：淡水鎮馬偕街 6 號（淡水禮拜堂）
- 採訪&撰稿：謝德錫

問：杜先生與領事館的認識是什麼時候？

答：淡水工商未建校前，圍牆外建有一個所在，是提供給馬偕博士太太張聰明住的，為紀念伊，是建一間大間紅樓，阮淡水的特色是紅磚厝。這棟樓叫聰明樓。我知道的時候，已經破損。住在那裏，有一個老人家（柯設偕），跟這裏也是有緣故，碰到要考試，大家便相招去那兒讀書。

現在真理大學大教堂那裏，原來是一個草埔。牛津學堂是在淡江中學的圍牆裏面，後來淡水工商成立，才以圍牆為界限分開。

就我所知道紅毛城外面是有一間平房，平房後面是聰明樓，後來拆掉，改建為教室。那一邊有一塊碑文，原來是在淡江圍牆的裏面。進領事館的路旁有一個大的草埔。

問：杜先生有進過領事館嗎？

答：我小時所知道，領事館中間有一個門，上面有英國國徽薔薇花紋，跟我們斷交後，就拆掉，後來就看不到，那個花紋很漂亮。
裏面我去過。有一次領事在聖誕節向教會借我們聖歌隊去那兒慶祝聖誕節，所以招待我們去，與他們一起慶祝，唱聖歌歡迎外賓。

問：您記得詳細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答：那大約是我讀高中(1959-1962)以後，高中以前這個地方(柯設偕宅)還在，高中以後，專科成立，就拆掉，我是 32 年次(1943)，肖羊。
領事館裏面都原在沒有變，這邊比較少，阮主要是教會這邊。

問：杜先生是淡水在地人？

答：是，住在重建街 178 號，淡水古早，跟現在，拿相片一對都兜不起來，改的讓我們找不到以往小時候的景。

問：幾代住在這裏？

答：阮阿公就住在這，以前就不知道。

問：小時候讀淡水國小？

答：是淡水國小，初中我就讀淡江中學，再讀淡江高中(1959-1962)。

問：怎麼接觸淡水長老教會？

答：高中繼續讀，高中時代就在教會出入。

問：杜先生讀書時代的淡水是怎麼樣情形？

答：都是在真理街發生，淡江中學宿舍都是日本式，這兒有巷道，再來就是文化國小。

淡水的特色，有山頭就有學校，淡水第一的大特色，每一山頭都有學校，入來，關渡有基督書院、馬偕護校，再來是淡江大學、淡水國小、淡江中學。

真理街到紅毛城這一系列都是學校，那時有文化國小、淡水初中、淡江中學。

問：淡水名產阿給是怎麼開始？

答：淡水國中過來一點，有一間海關宿舍，宿舍前端就是賣阿給。以前阿給是賣給淡江中學學寮生，就是寄宿生。晚上出來，學生沒有很多錢，阿給只是學生充飢的一個食物，沒有現在這麼風行，成為淡水的特產。

阿給的所在是淡水國中旁一間大的宿舍，淡水國中擴充以後就無去。

問：杜先生以前上學都是走路？

答：以前都是走路，因為範圍都很短，淡水就是要爬山，過山崙，住宅區都是在山上。

問：杜先生知道公會堂在那裏？

答：公會堂我有印象，公會堂所在就是現在淡水鎮立文化中心，很大間，我附帶講，公會堂的旁邊，馬偕的兒子小馬偕，在山坡小路旁邊有一間他的宿舍。

公會堂已經燒去，光復後，駐有大陸過來的人，自己不小心，火燒去，小時候這間厝就只剩一個殼，範圍還在，後來改建為文化中心。

問：杜先生到領事館有幾個同學時常跟著去？

答：阮都是教會青年團契。

問：年紀差不多？

答：都是一樣，都是高中那一伙。那時是跟著去，那時是跟著去，教會有人像康先生在那兒服務，要更細瞭解，可問康知己，他的孩子在那兒生活。

伊的老爸在領事館做出納或是會計，若你要瞭解，問他，應當他可以口述，我對這些不甚瞭解。

問：出社會後，就很少去了？

答：出社會，那時這兒已經變了，發生斷交已經關了，不能進去，我們是有認識，偶而去裏面看看，厝攏空空的，沒有什麼。

問：杜先生少年時代是與住附近或教會人士進去領事館，那時教會有幾人住在附近？

答：都是分散，淡水教會的教友都是散居淡水各處，沒有特別聚在一起。

問：杜先生印象中的老淡水是怎樣？

答：我告訴你的，淡水都是小時候的印象，我小時候的印象跟現在都不同，實在兜不起來，要有相片做輔助，我才能記起來，否則都已忘記了。

問：杜先生參加聖誕節晚會有什麼趣味的事？

答：主要是可以跟外國人一起，讓他們瞭解台灣的教會也是這麼活絡。咱所唱的聖歌也是跟他們同款。

我們真歡喜，因為是聖誕節，是大家歡喜的聚會，大家都抱著愉悅的心，在那兒參加他們的聚會，在那兒獻唱，他們高興，我們也高興，大家和樂。

問：杜先生在領事館那裏獻唱？

答：在領事館裏面，他們有一個宴會，唱完我們就出來。

問：是在領事館會客室？

答：我們不瞭解裏面配置，不知道是那一間，只知道有很多人，主要是在那兒獻唱。

問：下午就去參加？

答：晚上，在晚宴的時候，一般都是晚宴，去的時候也看不到什麼。我們並不認識裏面的人，若有著什麼特殊，我是沒什麼感覺，主要是參加他們的會，領事會出來跟我們寒暄。

問：領事館與淡水教會互動很勤？

答：主要是教會有人在那兒服務，有一點關係與親切，雖然是外國人，就像鄰居，去那兒唱唱，也是理所當然，大家都很喜欢。

問：柯設偕先生與領事館的關係？

答：伊的孫都已在外國，那時他們跟領事都有來往。

問：真理街那時情況怎樣？

答：談到淡水，現在我有一個感到最悲哀的地方，談到淡水只談到阿給、鐵蛋，我們的縣政府一定要改變一下，不要只是讓「吃的」給人知道。我們文化資產、古蹟也要讓人家知道，不要淡水只是魚丸、阿給，太沒有意思。

淡水幾百年只是那些嗎？我要呼籲一下，不要強調那些，那是商業行為！

問：您那時是以青年會身分參與？

答：是青年團契的身分，阮的青年團契是所有教會活動全部參加。婚喪喜慶完全參加，從出生到死都參加，咱們教會比較沒有忌諱，參加婚禮後，馬上可參加喪禮，……沒有忌諱，真平常的代誌。

問：您在領事館裏有影像相關的資料？

答：那兒屬一個禁區，不可以隨便進去，屬英國領事管轄。

去別人家裏豈能隨便拍攝？所以說不可能有！而且以前攝影昂貴，那種東西很困難。



出生於重建街的杜義夫，曾在高中時期參加淡水長老教會的青年團契，而成為聖歌隊的一員



杜義夫回憶往年聖歌隊總會受邀為領事館的耶誕晚會歡唱聖歌，迎接外賓



杜義夫先生描繪當時紅毛城週邊環境概況圖



杜義夫在領事館裡曾見過門上刻有英國國徽薔薇的漂亮花紋

（二）英式生活的體驗——陳穎奇

- 訪談時間：92 年 12 月 7 日
- 訪談地點：淡水鎮馬偕街 6 號（淡水禮拜堂）
- 撰 稿 人：謝德錫

陳穎奇先生父親是在二二八事變過難而世的淡水中學(現淡江中學)陳能通校長，也與馬偕博士家族有著幾許姻親的關係，和淡水更有著數十年深深的生活體驗。

陳穎奇家原是水返腳(汐止)，曾祖三兄弟跟隨馬偕成為長老教會第一代信徒，祖父陳添旺是著名的傳道師，父親陳能通則是淡水中學畢業的高材生，到日本留學，就讀第五高等學校，京都帝國大學理科畢業，在淡水中學、長榮中學任教，日本戰敗投降後，成為淡水中學復校第二任校長，1930 年出生的陳穎奇便隨著父親在淡水定居求學、就業成家。

少年時代，陳穎奇便因二二八事變，而永遠失去慈父的信息，由祖父、母親辛勤教養長大。他最喜歡的事情，便是到紅毛城一牆之隔的姨丈柯設偕家去玩，在那兒，他可看到洋人的生活風尚，尤其是打網球。那時，台灣網球運動還是以軟網為主，陳穎奇從紅毛城牆外樹籬裏撿到球後，才知還有硬式網球。可惜每次撿到球把玩不久，領事館便來要回去。

進到紅毛城，主要是教會長老康恩助的關係，康長老一個兒子跟陳穎奇年齡相近，陳穎奇時常約著夥伴，一同到康家玩。在康家，十五、六歲的陳穎奇體會到英式生活的品味。康家長年在英國人手下做事，生活不免有著薰染，會自己烤餅、喝紅茶加奶精的奶茶、較乾淨的衛浴設施……，都是那民生較為困厄年代的台灣民眾難以體會到的生活形態，陳穎奇到康家最喜歡的事，便是渴望喝一杯紅茶，陳穎奇最好奇想瞭解的事，便是康長老一家所住的紅毛城主堡一樓，詢問康家關於牆壁厚度、居家坑洞，……種種問題，那些解答，讓他能有著許多歷史傳奇的想像與神秘。

陳穎奇記憶裏，英國領事館每隔一定年限，紅毛城便會內外粉刷一次，油漆商大都找淡水一個姓吳的廠商來施工，油漆則大多是從英國進來的原料，色澤是綠色的系統，每次粉刷，康恩助家也跟著一齊油漆，姓吳的廠商，還會將多餘的油漆，在淡水宣揚一番，陳穎奇感覺紅毛城的大小建築，都是因英國政府定期的維修保養，才能保持較完整的古蹟風貌。

紅毛城一帶的生態，陳穎奇的印象極為深刻，這一帶早期是淡水知名的蛇巢，晚上要走這個崎仔上去，是要非常小心，蛇非常多。尤其是每逢夏天下西北雨後，雨傘節、飯匙鎗……毒蛇會從捲屈的洞穴爬出來納涼，牠們一條條直披在路上，若不注意，還以為是一根根的樹枝掉在地上。住在這兒的人晚上走路都是要拿著手電筒去照，否則一腳就會踏在毒蛇身上，而那時電池少又貴，紅毛城一帶只有康家才有能力配備手電筒。陳穎奇本人則是準備一支長叉子，感覺怪怪，便趕緊用叉子去撓一下，看有沒有動靜，才決定要怎麼走。

而陳穎奇正式進入領事館，是有一任領事，在聖誕節前，要招待英國系統的客人與商人一同度節，為使聖誕節有一個很好的氣氛，便向淡水教會邀請，請聖歌隊去唱聖歌、詠聖詩，讓大家在聖誕美妙的樂聲下，歡度聖誕，利用這個機會，陳穎奇才能進到領事館的客廳、餐廳，看看那兒的擺設。

陳穎奇所記憶是幾十年前少年到青年時代的英國領事館官邸、紅毛城，那時台灣還是在經濟環境極待發展，民生不是很寬裕，領事及康長老所展現的英式生活方式，讓他有著羨慕，也有著不同的感受。

前英國駐台領事聘雇員之口述歷史採訪——陳穎奇

- 受訪人：陳穎奇
- 訪談時間：92 年 12 月 7 日
- 訪談地點：淡水鎮馬偕街 6 號（淡水禮拜堂）
- 訪談&撰稿：謝德錫

問：陳先生，英國領事館與淡水教會或社區有怎樣的互動？

答：你這麼講，我是很想幫助這件事，可是我確實不知道。謝先生講的這些事，我一直在想，最好是曾住在那兒的人，才是最好的人選。

問：陳先生是幾歲進去過裏面？

答：是二次大戰結束以後，阮教會有一位長老姓康，住在那兒，他有一個兒子跟我年齡相近，所以有時去他家玩。

那時他們的住家，也沒有辦法進去它的裏面，最多是去康長老家，在客廳坐坐、看看。

康長老是吃英國人的頭路，所以伊的生活比較屬於英國式，常有英國的東西，所以他們家有時會有英國餅，就是他們自己烤製的餅，還有紅茶，最大的印象是紅茶泡奶精，這一味正是比較特別的印象。

那時，我是十五、六歲的時候，以後才知道英國人就是以這種紅茶，在喝下午茶。康先生的家庭，也屬於英國式，所以朋友去，就用下午茶來招待。

問：變成他們家生活的習慣？

答：習慣的生活，一些用品像茶杯，都是比較特殊，紅毛城旁邊有一個網球場，英國式的球場，那個球場是草埔，平常就整理得非常平，打的球是用硬式去打，就是現在硬式的球。

英國人及其朋友在那兒使用在打，阮是知道他們在打，阮是在圍牆外，有時他們打球打出牆外，去撿球而已。

我們事先會探詢是否有人打過球，便去巡視，看能否撿到球。

爲什麼會這樣？領事館的隔壁，目前有真理大學所建的校舍，以前教會有宿舍在那兒，我住在那兒，出生在那兒。以後，我的阿姨、姨丈住在那兒，阿姨的兒子跟我年紀相同。

所以，我不時在那兒玩，碰到時機就進去領事館。我們阿姨所住的房子，伊的後面就是球場的牆外，那時，看打網球所用的球很稀奇，以往所知的網球是軟的，軟式網球。看了才知道，有英國人是用這種方式在打。

因爲是領事館，所以它會來討回去，咱是看環境看那個球場，不時在剪草、整理得非常好，不過只是在看，是沒辦法在那兒玩，那是屬於領事館範圍。

問：你們是在牆外，從二樓看下來？

答：我們去找球是在牆外，在竹籬裏、樹林裏，我們去只能去找康先生，去康先生的厝。

問：陳先生對領事館有怎麼樣感觸？

答：康先生的厝是屬於領事館的宿舍，給他們住而已。

阮出入是不能從領事館正面出入，阮是從現在紅毛城人要上去，那個門上去。

那時，紅毛城的大門是在現在真理大學的後面，現在封起來，大門是真理街上來，直直過來。

現在紅毛城的大門，當時是關起來，只有一個出入口門，讓工作人員出入。以後，紅毛城的大門才移到這裏。

有一個時候，就是英國與中共有邦交後，高爾夫球場那兒有一些兵，意氣用事衝入領事館裏面，要將外面英國旗降下，造成康先生很多困擾，以後康先生退休就搬出來。

假若不是英國領事館在那兒管理，紅毛城早就敗了了。就是做宿舍的一部份，才整理得很好，那時看到康先生一家所用衛浴，跟傳統不一樣，感到很稀奇。

環境是有整理過，才變成這樣。那個地方，蛇是很多，毒蛇很多很多，那個地方是一個蛇巢。晚上要爬這個崎仔上去，要注意蛇，若是西北雨後，那些雨傘節、飯匙鏞……毒蛇，會出來納涼，從捲屈的洞穴爬出來，直披在路上。若沒有注意看，常以為是一支樹枝伸直在那兒。

所以住在那兒的人，要用手電筒，那時電池少，只有康先生他們住領事館才有這款設備來看。我是拿一支長叉子走，看到怪怪的，便用叉子去撓一下看看，把蛇挑掉，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問：陳先生是那一年出生？

答：肖馬，民國 19 年(1930)出生，我所指康先生是老爸康恩助，現住在北投，我在阮阿姨那個厝出世，隨後跟著阮老爸出外，住到外面，大戰後，才回到淡水住。

問：康先生住在紅毛城下面？

答：去他們家，他們給我最稀奇的，是他們住的地方，牆壁怎麼那麼厚。我們都會問，他們都會講，還有怎麼會有那個坑洞，他們也都會解釋。

康先生在那兒吃頭路時，有時感到那是非常有趣味的地方，便會去找他，主要是看能不能喝一杯紅茶。

問：都是星期六、日去嗎？

答：有時是星期日下午，做完禮拜後，離教堂近近的，便會去。他都會叮嚀我們，領事館那邊不要去，說那是英國人的範圍，不要去給人家破壞。

有一屆的領事，就是在聖誕節的時候，伊要招待英國系統的人客或是商人。他們要在領事館慶祝聖誕節，便來教會邀請，阮的聖歌隊是否能去唱聖詩給他們聽，

慶祝聖誕節，人客來時，給他們有一種好的氣氛。

這些活動，多是在康先生的任內，時間在領事館撤除前幾年而已。多是看在領事對宗教的信仰是怎樣？他的社交是怎麼樣？才會做這種事。不然，普通是不許咱這款人進出。所以，我們受邀也是很高興，可以有機會去看看。

問：那一次聖誕節有沒有化裝舞會？

答：阮完全沒有化裝舞會，他們那一款是很正統的慶祝會。有一個唱歌，聽聖誕的音樂，他們是有點心，招待朋友，不是像教會，有一個正式的禮拜。接下來可能有舞會，我們是沒有參加到那項，至於有沒有舞會，應該我看是沒有。

問：英國撤館後，您有沒有去看過康先生？

答：那時，康先生已離開，阮就無機會去那裏，常看到門關起來。

我所知道有失修，上面屋頂會漏。有一項真讓我很羨慕，英國人的領土，派在國外，伊會保重伊的生活水準，他們若年限到，一定會油漆，不管如何一定會油漆。有時我們覺得很可惜，還是會請人來油漆。

油漆時，康先生的家也得到福氣，也跟著油漆。

問：會漆什麼顏色？

答：多愛深一點的，像深綠色。

那時，我看到多是用較暗的綠色系統。當然油漆商會得到很好的優惠，油漆不是用我們的，遠迢迢由英國送來。

那個油漆商會留一些油漆，說是進口很好的油漆。那個廠商還在，淡水人姓吳，現在還在開。

那些油漆看起來還好好的，會全部清除掉，用補土去補平，很照工夫做，爲了這樣，紅毛城才能保持到現在。

當然，油漆以外，失修還有怎樣，都有一個專門來修理，這樣下維護下來，成爲古蹟，主要是有領事館的關係，才能得到這樣。



陳穎奇先生(圖左)從小就跟隨父親在淡水定居求學，也因為姨丈(柯設偕)家與紅毛城僅一牆之隔，而有了在樹叢裡撿拾網球的經驗



因為教會裡康恩助長老的關係，陳穎奇開始有了進入紅毛城的機會，進而瞭解領事的生活風尚



紅毛城裡讓陳穎奇留下極深印象的，就是夏天西北雨過後一條條爬出洞穴的毒蛇，直披在馬路上，就像是一根根掉在地上的樹枝



陳穎奇記憶裡，領事館定期粉刷的色澤多為綠色系統，也因為英國政府定期的維修保養，而使紅毛城能保存完整的古蹟風貌

（三）紅毛城的老鄰居—曹昌隆

- 訪談時間：92 年 12 月 16 日及 93 年 3 月 12 日
- 訪談地點：台北縣淡水鎮中正路及紅毛城
- 撰 稿 人：謝德錫

曹昌隆先生的父親曹永東曾是英國領事的司機，走過 1940 年代後期的台灣，尤其淡水——台北的行程，更是日常必走的一段，曹昌隆雖然沒有住過紅毛城，但是他數十年生活起居卻都是紅毛城的好鄰居。

曹永東是士林人，很早就學會開車，先是在客運單位做司機開台北——淡水間的小巴士，後來考進臭油棧殼牌公司，開卡車。載運煤油到台北，他先是租在淡水老街上，淡水街衙場對面一位姓洪老闆的家，後來他透過康恩助的介紹，向長老教會租借聰明樓做為新住家，1938 年出生沒多久的曹昌隆便隨著父親住到這與領事館一牆之隔的地方。

曹昌隆跟著家人，住在聰明樓，一直住到國小五年級，因聰明樓屢受颱風侵襲，年久失修、不堪使用，才搬遷到淡水郵局一帶居住。十來年裡，曹昌隆父親的職業也有了變化，殼牌停止營運後，被徵調為駕駛兵運載日本政府的米糧或軍糧。日本戰敗投降後，康恩助考進英領事館擔任會計兼總務，便推薦曹永東進領事館擔任英領事的司機。

曹昌隆便隨著父親曹永東的新職，與紅毛城有著進一步的接觸，他印象最深便是領事的座車，一輛別克車，從美國用貨櫃運來後，由他父親組裝車輪，這輛車是曹昌隆第一次看到有後車蓋的大轎車。隨後一輛水陸的兩用的吉甫車停靠領事館，讓曹昌隆更是大開眼界，幼小的他想到車子在陸上開也可在水中開，覺得非常奇妙。

國小四、五年級時，曹昌隆最喜歡在紅毛城玩的事，便是到車庫那裏打乒乓球，車庫通往勤務室的走廊擺了一個乒乓檯，曹昌隆便常約同學或領事館員工的子女們一起打。可惜隨著聰明樓變為危樓，曹永東將家搬到淡水郵局對面，曹昌隆便極少到紅毛城一帶玩耍，而不久之後，曹永東便離職到台北市開創事業。

曹永東與人合開了一家「復興汽車公司」，以昂貴的進口大型轎車做為租借的禮車，生意極為不錯，可惜，因台灣中部遭到八七水災，政府為籌措重建經費，一輛車抽稅抽到四、五萬元，而一間鄉下平房也不過一萬多元，曹永東與股東不堪負荷，只好將公司解散，折舊賣掉轎車。曹永東只得轉業，回到淡水在紅毛城旁血清實驗所旁，租下一塊農地開始養雞。

此時曹昌隆正是在淡江中學高中部就讀，他 16 歲受洗，成為基督徒，經常在淡水教會活動，那時的英國領事與淡水教會有著不錯的互動，有幾年裏時常邀請淡水教會聖歌隊到領事館參加聖誕晚會的活動。曹昌隆記憶裏，近一個小時的時間，領事殷勤招待他們吃餅喝茶後，他們才唱聖歌，都是與耶誕節有關的歌曲，表演近 20 分鐘才結束，聖歌隊的人才高高興興離開領事館。會場的佈置很樸實，只懸掛幾張圖，擺些桌椅而已。

曹昌隆淡江中學畢業後，雖經歷許多職業的變更，但是他的家卻永遠不變，隔著一條小溪溝與血清為鄰，可遠眺著紅毛城的景觀。

近十幾年裡，曹昌隆更重拾畫筆，開始彩繪他所深愛的淡水，將美妙的風光景物彩繪為題材，有目前現狀、更有數十年難忘的過往……，尤其紅毛城周遭更是牽繫著如夢如幻童年往事。

前英國駐台領事聘雇員之口述歷史採訪——曹昌隆

- 受訪人：曹昌隆先生
- 訪談（一）：92 年 12 月 16 日 淡水鎮中正路
- 訪談（二）：93 年 3 月 12 日 紅毛城
- 採訪&撰稿：謝德錫

問：曹先生是在哪一年出生？

答：民國 27 年(1938)9 月。

問：曹先生是在淡水出生，還是他處？

答：我是在現淡水鎮公所對面出生，出生後沒多久就搬到英國領事館後面，有二間厝，一間姓柯，一間就是聰明樓，姓柯就是柯設偕。聰明樓是二樓厝，我們住在二樓厝。

問：是租還是怎麼樣情形？

答：跟教會租的，基督教會總會租的，這棟樓本身就是建給馬偕博士去世後，馬偕太太與親人住的，叫做聰明樓。大概張聰明去世後，便空出來。
阮老爸曹永東本來是在臭油棧 Shell 公司工作，載油去台北，伊是開大卡車，康恩助是裏面事務所的工作者，經過伊的引進，來租這個地方。

問：曹先生的父親有一段時間是在臭油棧做卡車司機？

答：對，載油去台北，還有其他種種事務，大台車、小台車都有在開。

問：你們是殼牌員工，為什麼沒有住在工廠裏？

答：我們沒有，康恩助先生也沒有。

問：曹先生所講淡水鎮公所是目前的所在，還是日本時代郡役所的所在？

答：目前淡水鎮公所前面，淡水戲院姓洪老闆的厝，在那兒出生後，就搬到聰明樓，一直住到我國民學校五年的時候，才搬到淡水郵局，對面一間二樓厝，也一直住到高中時代。

問：曹先生父親進領事館是在那一年？

答：差不多是在我國小時代。

問：康家的說法是 1946 年 3 月，才被聘僱進入英國領事館？

答：這樣，他們比較準。

問：小學時代，你爸爸就入英國領事館，做領事司機？

答：駛轎車，那時我已知道，是駛轎車。

問：轎車那時進領事館的道路是從真理街下來，下面的路可以通嗎？

答：對，從真理街入內，下面還是階梯。

問：以前英國領事館是不是有三個門？

答：中間有一個門，沒有出入。

問：是塞起來？

答：那時就鎖起來，沒出入，下面是馬路拓寬時，門才做闊，讓車可以出入。

問：曹先生爸爸是載英國領事去台北事務所上班？

答：都有，四處都去，無論是公事還是私事。

問：那時，您家沒有和其他人一樣住在紅毛城裏？

答：沒有，我們住在大門邊附近，很方便，隨時出入，阮老爸在那裏做事的時間，有好幾年。

問：是做到民國 40 多年，還是民國 60 多年英國領事撤走？

答：詳細年限，差不多是我國民學校畢業了後，那時左右就沒有做。

問：自己出來開店？

答：阮在台北開車行，合夥的。買自動車組合一間「復興汽車公司」，我在那裏去學習，那時沒有駕駛班，只有到那兒才能學，放暑假時，幫司機洗車，他就教我。

問：一直到小學畢業，你有沒有到紅毛城裏玩或做什麼事？

答：有呀。去裏面打乒乓球，國民學校四、五年級時，裏面有一個乒乓檯，我們就約附近的小孩，或員工的子女們一起打。

問：乒乓檯是放在那裏？

答：車庫裏面，在車庫後面廚房最北邊的一間房間。

問：康知己先生提到員工一般不能入領事官邸去？

答：是的，最多到廚房附近，與那些做事員工比較熟時，才能接近。

問：你爸爸做事時，知道領事換人有沒有任期？

答：好像不一定，有的領事任期較久，會調，有一定時間會調動。

問：曹先生有沒有在晚間進入領事館？

答：有，不過，有一定時間，日間才可以，大門旁有一小門，那個門沒有鎖，才可以。

問：那裏有沒有給你特殊印象的地方，像花園或……？

答：印象中，知道那部車非常漂亮，是美國別克車，車運來開箱後，我父親裝上四輪後，整部車非常漂亮。

以前，我所看到車極少有後車蓋，那部車有後車蓋，非常流線型，那部車非常漂亮。

問：有 3000CC 以上？

答：有很多 CC 就是，有一次英國那邊開了一部既是吉普也是船的車輛，環遊世界，也來到台灣。開到淡水英國領事館休息，停留有一段時間。我那時還小，一直在想車子可在水中開，也可在陸上開，真是奇怪，到初中時，我就很少進入。

問：聽聞紅毛城裏面生物非常豐富，有蛇、有蜈蚣？

答：那邊蛇是很多，包括現在我們住的地方，有養雞，雞會生蛋，蛇就會來吃，蛇有五、六尺長，很粗。

問：曹先生住聰明樓，一直住到淡水工商創校才搬走？

答：不是，我們住到國小五、六年級就離開，因為那房子壞了，被颱風掀了屋頂。

問：您與紅毛城相近的時間有多久？

答：可說自出生到國小五、六年級時，小時候的印象，裏面是非常漂亮。

問：您所知道，教會與英國領事的關係，像一起做禮拜或其他活動？

答：一般是沒有什麼關係，在我們初中的時候，有邀請過幾次，聖誕節邀請聖歌隊去那裏，參加慶祝聖誕。

問：是 12 月 24 日嗎？

答：不一定是 24 日，他們會選定一個靠近聖誕節的時間。

問：你們有特別選練比較特殊的歌曲？

答：一般是關係到聖誕節的歌。

問：時間大約多長，有一、二十分鐘？

答：差不多近一個小時的時間。入去，他們有邀請我們一起吃餅喝茶，再唱聖歌，時間大約四十分鐘左右。

問：裏面佈置怎樣？

答：很簡單，客廳只是一些圖，蠻英國式素素的，擺些桌椅，沒有什麼特殊。

問：大多數人說，領事館花園種的花很漂亮？

答：淡水有一個賣花，以前就是在裏面種花，很會種花，不時都保持那樣。

問：那一位種花的姓什麼？

答：太久，不知道，也已去世了。

問：在那裏開，子孫有繼續開嗎？

答：淡水街仔，沒有。

問：種花有三人？

答：只有一個專門，他的女兒曾跌入水中，是我救起，以前有挖防空壕，碰到下雨會積水，不知那麼深，我恰好在一旁，趕緊伸手搶救。

問：裏面有防空壕？

答：沒有，是在外面，真理大學新的禮拜堂那裏，有士兵挖的，深深的，下雨就淹水，小孩子不知道，去玩水就出意外。

問：曹先生的父親是淡水人，還是外地來？

答：士林人，來 Shell 吃頭路，以後，才到英國領事館，以後才去台北，跟人合夥開車行。

問：他是很早就會開車？在日本時代開車不簡單？

答：阮老爸就自誇說，那時他賺 70 元，公務人員才賺 7 元，當時他開車，比現在飛機駕駛還有錢，現在飛機駕駛一個月也不過 20、30 萬多，多公務人員幾倍而已。

他薪水很高，才能夠栽培、養大我們七、八個兄弟姊妹還要讀高中。

問：曹先生家從士林搬到淡水，居住的地方好像都在附近？

答：自出生就在紅毛城附近，讀的學校也都在這裏，出社會後，到現在的工作室，都和紅毛城離開不遠，好像一世人都離不開紅毛城。

問：什麼機緣，曹先生才繪畫？

答：我的機緣很早，自初中開始。

問：您跟陳敬暉先生學畫？

答：他教繪畫，基礎的素描、立體投影無論那一方面都是照步來。

在高中時學，有教立體圖，目前我做建築……都有照比例，目前繪畫的基礎，都是那時打造，在人像素描也是如此。

問：曹先生的經歷，民國五十幾年有國際戲院¹的經驗？

答：高中畢業入去，不合就離開。

問：雞場是什麼時候開始？

答：二十幾歲就開始養雞，以後還做了不少事業。

問：曹先生的興趣很多樣？

答：我有研究很多種東西，自雕塑到車輛的製作，由雕模做底盤，到一輛車成型，甚至製作出一部車出來。

問：曹先生什麼時候才搬來這裏？

答：高中畢業前，十九歲時候，在 1960 年。

問：以前這塊地的地主是血清所用的土地？

答：不是，是一位姓陳的，伊的厝邊地，伊講這塊地無路用，你們去養雞。阮無水，你們給我幫助接水過來，我們那時不知道是誰的？住了以後，才知道是縣政府的地，而編為高爾夫用地。

結果，花了許多錢申請水電，雞舍也建了，只好住下來，自民國 47、48 年到現在。

這裏是油車里、文化里交界的地方。

問：曹先生的父親什麼時間去殼牌？

答：很早，我出生前就入去殼牌，他本來是在公路局，台北—淡水的公路局，開來開去，淡水到台北的巴士，車輛小小的，路也小小的。

問：曹先生的父親駕殼牌的油車應該不會很大？

答：他開一種吉普車後面拖一個車斗，車斗上放置幾桶油桶，數量不會很多。

問：據我們知道，1941 年 8 月，最後一艘荷籍油輪進淡水港後，便不再有油輪進港，無油可送，您父親有改做什麼？

答：那時他離開，徵召為駕駛兵，開車運送米糧或軍糧。

問：曹先生一家那時還住在淡水？

答：還住在聰明樓，戰後，阮老爸入去領事館，住到國小五、六年級才搬。

問：曹永東先生離開領事館後做什麼？

¹ 曹昌隆在國際戲院僅擔任短時間。

答：去台北開車行。

問：車行開到什麼時候？

答：開到計程車出來，後來政府爲讓大型車輛關閉，恰逢民國 47 年「八七水災」，一輛車抽稅抽到四、五萬元，稅金做水災稅，那時四、五萬元非常多，建一間房子也不過一萬多元，而自動車新新買來七、八萬元，折舊剩三萬元，就趕緊賣掉，公司解散。

問：客運公司改散後，曹先生父親改做什麼？

答：一段小時間駛車，後便開始在淡水養雞。

問：曹永東先生什麼時候信基督教？

答：受我們隔壁馬偕第三代外孫柯設偕引導，小孩子信了，大人自然也跟的接受，我本身是 16 歲受洗。

問：曹永東先生什麼時候去世？

答：68 歲時，天氣非常冷，他騎機車經過養雞場附近一道橋時，跌到下面小溪溝上，受傷去世。

問：就我們知道以前紅毛城、血清、真理大學間有一片樹林？

答：是有一片樹林，我們來這兒養雞，也是我弟弟跟姓陳是同學，姓陳的說這兒有一塊地閒著，才過來。

問：您們一家和領事館同事間有沒有來往？

答：康先生一家最有接觸，連先生一家及柯設偕一家，到子孫目前都還有來往。大部分人都出國去，在外國謀生。

問：紅毛城下面碼頭有一間船塢，常有遊艇出入，您知道所有人是誰？

答：不知道是誰的，不過我常去河邊釣魚，並不常見遊艇出入。

問：以前，曹永東先生開車怎麼出入紅毛城？

答：由真理街出入，沿淡水教堂旁到三角公園接淡水老街。不但轎車可走，連載貨卡車也可走，都是到基隆載土炭來英國領事館卸貨，數量變大，一次可用半年。

問：您排行怎樣？兄弟都在淡水出生嗎？

答：排行老大，兄弟姊妹都在淡水出生。

問：曹先生年輕時，所看到的紅毛城，周邊環境道路狀況是怎樣？

答：真理大學到下面中正路的道路，靠中正路有一段是不通的，要走階梯上下，上段是泥土路，坡度很陡，真理大學禮拜堂以前是一窪蕃薯園，沿圍牆旁有一條小路可進領事館。

問：聰明樓的位置是怎樣？

答：純德女中圍牆外面，牆的裏面是美苑、音樂班上課地點，也就是目前的牛津學院。



當年曾昌隆的父親透過康恩助的介紹，向長老教會租借聰明樓做為新住家，全家便搬到與領事館一牆之隔的地方。



曹先生憶起國小四、五年級時最喜歡在紅毛城玩的事，便是到車庫外側打乒乓球



五十年前進入領事館的道路是從真理街下來，而不是從中正路上來



每逢聖誕節時候，領事總會邀請淡水教會聖歌隊到領事館參加晚會的活動。



當年園區內種有多類花種，斜坡兩旁也有許多的水果樹



打網球的草埔，有時候也是領事開 Party 的戶外場所

(四) 康家的紅毛城歲月——康知己、康江淑緩訪談記

- 訪談時間：92 年 12 月 5 日及 93 年 3 月 21 日
- 訪談地點：台北縣淡水鎮康家及紅毛城
- 撰 稿 人：謝德錫

康知己、康江淑緩夫婦是康恩助先生的長子、長媳，在紅毛城裏生活起居長達三十多年，1946 到 1980 年間，有著許多的回憶與感想。

康知己的祖父是前輩傳道師康清塗，本是士林三角埔的人，康清塗與汪宗埕、陳溪圳同期受訓，成為二十世紀初北台灣著名的傳道師，經常在北台灣各鄉鎮巡迴布道。

康恩助是康清塗長子，1911 年出生，公學校畢業後，因為是長老教會傳道師的子弟，便進入淡江中學讀書，與後來淡江中學校長陳泗治是前後期同學。

五年中學讀書時間，康恩助對音樂發生極大興趣，尤其那時，有許多外籍傳教士、女傳教士(姑娘)，都極注意音樂的涵養，康恩助極為喜愛，特別是德明利姑娘，康恩助跟她學了好幾年的音樂，而德姑娘幾乎不收學費，全力指導，康恩助因此學得一手鋼琴的琴藝，曾經在台北中山堂演出，並擔任淡水禮拜堂數十年司琴的工作。

同時，康恩助也與女傳教士建立很好的師生情誼，他向女傳教士努力學習英語語文與會話，而女傳教士則向康恩助學習台語的語言。康恩助本來想繼續出國深造，因家境問題，只得在台灣島內謀生。

康恩助以他不錯的英語，考取英商亞細亞石油公司的子公司迺生產公司，幾年裏，由辦事員做到淡水倉庫的主任，到 1941 年 12 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殖民政府全力管制台灣各種資源，對迺生產公司進行全面控管，甚至偵訊迺生產公司的主管，探詢外商公司在台灣能源物資的進出流向，讓康恩助飽受極大壓力。戰爭中，康恩助離職，在日本政府的警察局擔任文書行政的工作，管理戰時工人的業務。

康知己是康恩助的長子，1931 年 9 月出生於板橋後，沒多久便隨著父親的任職，而定居於淡水，並就讀於淡水公學校、台北商業學校、淡江英專。

日本戰敗投降後，康恩助也積極尋找工作，他看到美國領事館代英國領事館徵求總務會計人員的人事廣告，便去應徵。在幾十個人選中，他以流利

的說寫能力，脫穎而出，成為唯一的人選。

1946 年康恩助帶著一家人進入英國領事館，全家便住在紅毛城主堡的一、二樓。康恩助在英國領事人員還未來台就任前，便代表著英國政府，接收日本接管領事館人員有關英國領事館的所有文物細目、帳冊。

康恩助很仔細的對好每一件移交的文物，並做好每一筆的登帳，隨後，並依照領事的囑咐，找回戰前在領事館的舊工作人員，開始全屬台灣籍員工的工作歲月。

康恩助在領事館的工作是會計兼總務，紅毛城領事館的日常運作及相關領事囑託事務，都是他的工作範圍，他以忠實服務的態度，贏得大多數領事的信任與支持。

每天康恩助都是在上班時間前十分鐘，就由紅毛城主堡一樓穿戴整齊上到二樓的辦公室上班，上班時間，他忙碌處理由領事口授或批示公文，繕打相關文件，並準時於下午五時下班。

領事館的生活方式是英國式，每天上、下午都有一段休息的時間，可以讓員工品味早茶或下午茶，只是這些茶水點心都是員工自備。康恩助的休閒品味，是一杯溫溫的咖啡，都是康太太在上、下午上班前沖泡好在保溫杯裏，再由康恩助帶到辦公室品味。

康恩助最喜歡的事，便是下完班，帶著網球拍在領事官邸前那平整翠綠的草坪上，打一場英式的草地網球。下班後的英國領事就像朋友一樣，沒有階級差異，有時便與他們這些員工廝殺一場。

雖然英國領事的英國國教信仰系統與長老教會有所差異，但是有好幾年，領事都特別邀請淡水教會的聖歌隊到紅毛城參加一年一度的耶誕晚會，獻唱聖詩與聖歌。有些親切的領事有時還專為員工們舉辦耶誕餐會，贈送禮物給每一位員工及眷屬，感謝大家一年來的辛勞。餘興的舞會，還會邀請大家跳舞，可惜，那時代的台灣民眾都還非常保守，沒有幾個人有跳舞的經驗，只好高掛「免跳牌」。

英國領事每年另一項重大慶典活動，是每年六月的英國女皇生日，那一天，英國領事館都佈置得像嘉年華會，平整的草地及紅磚迴廊是華會的會場，各國的使館及政府相關部會首長都會出席參加，場面非常熱鬧。

康恩助在領事館最苦痛的一次經驗，是陪英國領事訪查案件，開著吉普車的領事，由康恩助陪同飛快奔向基隆港，就在基隆港口附近發生重大事故，領事、康恩助都身受重傷，住在醫院很長一段時間。

1971 年退出聯合國後，所引發一連串外交的衝激，英國撤出領事館，

紅毛城改由澳洲大使館代館，一年後，再交由美國大使館代館，每一次康恩助都要盡力配合，保持紅毛城的完整。

不過，隨著外交挫折，所帶來高漲的民族意識，視為殖民地時代象徵的紅毛城便捲進時代的浪濤裏一索討紅毛城主權，使得康恩助一家經常要應付層出不窮的紅毛城事件。甚至，代表產權移轉的歷史一幕，便是由康恩助代表英方蓋下那一印。最後，政府決定收回紅毛城領事館的土地、房舍，並指定為國家一級古蹟，撥下鉅款整修。康恩助一家便在開放參觀的前夕，離開這擁有近四十年生活記憶的紅毛城。

康知己是第二代的長子，一直都是由他陪伴父親康恩助走過這近四十年的歲月，由台北商校生、淡江英專學生，一直到貿易公司職員，自行開業，住家都是在紅毛城主堡的一樓囚室裏。

這間囚室，康知己組織了新家庭，1957年結婚時，恰好紅毛城裏，將舊的石階步道改修為可通車輛的車道，而第一輛行駛的轎車，便是他的新娘車。隨後，四個兒子中，有二個是由淡水知名廖產婆在紅毛城囚室裏接生出來的。

而中美斷交前夕，最後一任美國大使安克志在紅毛城地牢裏，品嚐康知己所沖泡奶茶後，讚不絕口，並相約要再度蒞臨品嚐。不料，一個月後，安克志便黯然下旗回美。

康恩助及康知己一家三代在紅毛城英國領事館將近四十年的生活經驗裏，做著辛勤謹慎的工作；參與歡笑的耶誕晚會、聚餐、舞會；打過假日休閒的網球運動；享有結婚、生子、生日……的喜慶；見證歷史產權的移轉；看著歷史時代的變遷……。

前英國駐台領事聘雇員之口述歷史採訪

- 受訪人：康知己、康江淑媛夫婦
- 訪談（一）：92 年 12 月 5 日 淡水鎮康家
- 訪談（二）：93 年 3 月 21 日 紅毛城
- 訪談&撰稿：謝德錫

問：這是一個計畫，台北縣古蹟園區要將曾在英國駐台領事館做事的員工或家屬，在那兒經歷過的事，整理出來？

康：領事館是阮接收，日本交給我們後，我們才交給英國。

問：資料講康先生是士林社子的人？

康：三角埔的人，阮阿公是在做傳道師，阮老爸在臭油棧做主任，再搬來淡水。

問：您的阿公是在長老教會讀書？

康：是頭一代，牛津學院畢業。阮阿公跟汪宗埕、陳溪圳、李水車同期

問：康恩助先生這一代是怎麼發展？

康：阮阿公康清塗是孤子，但是他生了 10 個孩子(4 男 6 女)，阮阿爸康恩助是老大(1911 年出生)，阮阿公是 1956 年去世，因為是傳道人的囡仔，才就讀淡江中學。

問：康恩助先生讀書是怎樣開始？

康：阮阿爸的兄弟姊妹，除一位妹妹外(讀第三高女)，攏總是在淡江中學讀書，伊跟陳泗治(校長)同一個時候讀書。伊對音樂懂一點，那時候在淡江中學就是對音樂很注重，因為淡江中學有許多女傳教士，特別是德明利姑娘，伊都是讓她教的，在這方面沒有花多少學費。

問：是對傳道人的一種鼓勵？

康：是的，因是傳道人的子弟才有，都是外國人幫忙，伊英語那麼通，讀是跟外國人讀的，尤其是淡江中學的女傳教士，跟她們接觸都說英語，她們要學台語，伊要學英語，所以那中間接觸時間比較久，阮阿爸教她們台語，她們則教他英語，所以中學畢業，本來要出國，因為無錢，就去考臭油棧亞細亞公司。

問：請問康先生在那裏出生？

康：在社子...淡水，不對，是在板橋林本源那兒出生，阮阿公在那兒傳道，後來才搬到淡水。阮阿嬤跟我講，我是在林本源旁板橋教會出生，生我時，阮阿爸已在臭油棧工作，先做辦事員，再昇主任。

問：主任是住在臭油棧那兒？

康：不是，先是住在味來香餐廳二樓，後來臭油棧遭到轟炸，燒起來，才改住在

公所對面，一位做木匠那兒二樓。

問：小孩子時代都是在淡水？曾進去過臭油棧嗎？

康：阮阿爸雖然是在臭油棧工作，但是我未曾進入臭油棧裏面玩。

問：康恩助先生在臭油棧時，曾遭逢過什麼代誌？

康：阮阿爸是看倉庫主任，是在淡水臭油棧，但是台北事務所有一個主任，因為英國石油進來都有登記數字，大戰以前，石油照常進來，那時石油生意好，大戰時，日本政府去看，看不到石油，以為他故意隱藏，用刑逼他，最後被刑死。

問：您小時看過大船入來？

康：有啊！臭油棧的船都停在海關這裏，紅毛城下面這個港，阮阿爸才來這裏檢查油，油再送到臭油棧放。

問：康恩助是淡水的主任？

康：是，檢查油進來的數量、油品等……工作。

問：康先生知道油庫的油，是怎樣利用油灌車運出去？

康：載貨我不知道。

問：淡水這間倉庫是什麼時候被日本人接收？

康：很早阮阿爸去亞細亞時，就是英國人在管，但是戰爭中，就由日本人來接管。

問：亞細亞台北辦事處去過嗎？

康：我不知道，沒去過。

問：空襲時，火燒臭油棧，您住在哪裏？

康：那時，住味來香那裏，燈都不亮，(照明)電火都放在路上，燒三天，東京說燒死了了。

問：您那時已十幾歲，到底火燒有幾天？

康：燒好幾天，阮東京阿姑以為燒死了了，其實不是，中彈後，很厲害，燒好幾天。

問：康恩助先生是什麼時候沒有在臭油棧做？

答：戰爭時就無做，受日本政府徵召時，管理工人。

問：康恩助先生是怎麼樣機緣到英國領事館？

答：光復後，美國大使館要找一個職員去英國領事館，有好幾十個人去考，只有他考上，他有主任的證明，主要是他會講英語會話，有許多人筆試很好，但說會話就支支唔唔，只有他很流利，所以只錄取他。來時很辛苦，是日本人移交給我們，日本人連一個洋娃娃都有帳。日本移交給阮阿爸，伊代表英國接收所有財產，再交給英國。阮阿爸很費工夫，去對好每一項財產，而那個辦理移交的日本人也很盡心，配合辦好後，他希望能吃到台灣的米粉，果然在他回日本前，阮阿爸有請他吃米粉。

問：那個時間是什麼時候？

答：是光復後伊考中，民國 35 年 3 月，4 月代表英國政府向日本政府接收(移交)。

問：來時英國跟中國的關係不是非常好？

答：那時沒有。

問：康先生是讀淡水公學校畢業？

答：淡水公學校畢業後，我去台北讀北商。那時淡水只有我跟另外一人考上，其他都是日本人。

問：北商畢業後，做什麼？

答：本來要出國，沒錢只好在台灣，後來有讀淡江英專。

問：什麼時候進紅毛城？

答：阮阿爸考試以後，當年約是 4、5 月就搬進去住，那時英國人還沒來，我們住在紅毛城主堡的 1 及 2 樓裏，住很久。台北事務所還沒設，英國領事怕事務所不夠用，要二樓改作事務所，我們才搬到一樓。

問：紅毛城的內部狀況是怎麼樣？

答：二樓曾做過我們的房間，領事來時，事務所放在二樓，有金庫那間是會計，金庫是放東西，我們住一樓，那門很大，開時都有聲音，還有小小樓梯，可通上面二樓，後來有秘書住那兒一間後，才封起來。

問：您知道二次大戰時，紅毛城有被炸到？

答：知道，後來有修理¹。

問：您所看到紅毛城的色澤是怎麼樣？

答：是目前這個色，再加上去就不一樣。

問：英國領事回來了，紅毛城二樓恢復為辦公室，你們才搬下來？

答：是的，進去一樓頭一間是廁所，第二間是洗澡間，我們的東西都留著沒有搬出來，第三間是吃飯的地方。主堡進去，頭一間是阮阿爸的房間，第二間是我們做牙科醫師弟弟在住，第三間是阮結婚的房間，第四間是空間做倉庫。

問：每一間有一間的用途？

答：是的，只不過有蛇、蜈蚣……，錦蛇很大尾。

問：康先生在紅毛城的作息是怎樣？

答：阮阿爸上班很準時，外國人上班就是上班，很忙，但是下班就是五點準時下班。阮阿爸下班後，時常在紅毛城與領事官邸的草埔打球。

有外客或英國女王生日就在草埔上開 Party，來一次，草埔整理讓工人非常忙碌，草都是要一根根拔，慢慢去碾平。

問：康恩助先生在英國領事館是做主任，下面有請幾個人？

答：他不算是主任，算總務，有一個秘書姓蔡，負責翻譯將中文翻成英文。

¹ 康知己先生不知道被炸到詳細的情形，僅約略提到要走進紅毛城二樓辦公室樓梯上面露空的部分。

阮阿爸負責總務兼會計。領事出門他都要跟，並負責翻譯。

有一次領事不知在調查什麼案件，車子撞到基隆港墘。阮阿爸好像是蒙受上帝的安排，坐在吉普車上飛出去，撞到地面，受重傷不醒人事，領事也受重傷。外面謠言說是他飛機失事，害我們非常擔心。

問：康恩助先生在領事館做多久？

答：民國 35 年初進去，到內政部接管前一個月，才搬出去。

問：在裏面經過幾任英國領事？

答：很多任(2 年 1 任)，有領事、副領事、秘書。

問：聽說副領事有住過臭油棧的番仔樓？

答：住埔頂這邊，是跟郭玉林租的。

問：英國領事館有什麼事務？

答：那時要出國，是要簽證，要簽證先在台北辦事處簽，最後都會送到淡水來。

以前有一次前英國領事來台灣，做真理大學秘書，他要人聯絡曾在領事館服務的員工歡聚一起，後來領事去世，也就沒有再進行。

阮阿爸對舊領事館人員包括司機、廚師……一個都沒有辭，都照原任用。

問：康先生，您的兄弟是否都在紅毛城結婚？

答：我之外，還有老三。典禮我們是在教堂，但我卻是斜坡上來到紅毛城這條路頭一次使用的人。

這一條路開闢時，當時鎮長，他透過阮老爸與英國領事募款，鎮長一直說這條路開闢，是為紅毛城及領事的方便，英國領事很生氣，便說這樣，我們自己開闢就好，便花錢開這一條路。

本來這條路很窄小，又是階梯，車輛無法直接上來。開好路，碰到我們結婚，車輛直接開上來，大家便傳言，路是為我們開的，其實我們是幸運的，第一個將車輛開上來的第一對。

我聽阮老爸講，整修所用的水泥，也不是本地的。

問：紅毛城下靠河邊，以前有一個船塢？

答：那是德記的倉庫，船都是放在那裏，就是茶行那間德記。

問：您們可能是光復後，第一個在紅毛城結婚的人？

答：是，若沒有我們，就沒有紅毛城。²

問：紅毛城關起來，有沒有造成困擾？

紅毛城關起來，有人要來我們家，一定要美國大使館同意才可以，阮老爸有交待這個公文給我們就要遵行，造成我們經常跟人爭吵。好幾次也都是一樣，像某報記者便大力推門；質問：「為什麼不能進來？」其他像外交部、新聞局的人……都差不多。

² 康先生指其父親康恩助在英國領事館服務、英國撤館、政府接收幾十年為紅毛城所做的奉獻。

有一次美國大使來淡水打球，事先沒有通知，就要進來，車輛司機便拍門大叫美國大使要來，要看門的人開門，看門的不敢開，便一直罵。不得已，才開門，大使夫人便走到上面，聽阮老爸說明後，便說一聲：「I am sorry」，就走，沒有多講其他話。

問：紅毛城移交怎麼辦理？

答：那天，鄭教授跟一堆人嘻笑得很高興，其實連印也沒有蓋。無移交，要移交什麼？其實都是白賊，阮老爸拿著印章要蓋，一大圈人圍著遮起來，照起來，像是在蓋章，其實連蓋都沒有，就說章已蓋好。

問：退出聯合國時，領事館轉交給澳洲，澳洲後再轉給美國管理？

答：阮老爸由英國到澳洲，再轉到美國。

問：美國大使有來過紅毛城？

答：他們時常會來巡，大使館會事先打電話告知。

問：紅毛城移交要怎麼樣內幕？

答：說到那時，無邦交的時代，政府要拿紅毛城其實有一點內幕，外面知道有限。其間，咱的政府透過報紙一直廣播、宣傳，報紙吵得很熱，宣傳得很夠，並說裏面有寶，我們住在裏面有夠緊張，有夠艱苦。

我們還住在裏面，政府說幾時要接管，到我們離開還有好幾年，那幾年實在很累，壓力很大，這段政府想要接管，到正式接管要開放的時間裏……讓我們很辛苦。

學生爬牆隨時都會進來，白天要進來，晚上也要進來。

有一次，我們家養了三條狗，有一條狼犬，會咬人，我們都關在浴室（裏面有浴盆，燒土炭，接煙囪）忽然間有二隻狗失去蹤影，我們都查不到。又過了一個月，經過家門前，有一個大埕，下有水溝上有蓋子。那些日子路過那裏，就覺得很臭，

很奇怪，掀開去瞭解究竟，一看全是蟲，原來我們的狗是被毒死，大概狗吃了中毒就衝向水溝喝水，被卡住衝不出去，就死在水溝蓋下。

又有一次，阮公公打電話到我上班的地方說：「剛才有小偷來！」原來伊當天晚上有外國人要請客，恰好阮婆婆有事，不能替他準備禮服，他便自行在家熨燙衣服。忽然聽到做為儲藏室的第四間房傳來聲音。當時他以爲是老鼠在翻咬，並不在意，等到衣服弄好，才去看個究竟，卻看到一個人用梯子爬上，從氣窗上往下跳，連忙逃走，他趕緊拿起哨子一吹，找人追趕，已是來不及。

我下班回來，一看房門並沒有被打開，因為所用的鎖是舊式大鎖，第四間沒有上鎖，裏面我們只放了一些杯盤，並沒有被拿走什麼。

後來，我們一起討論才聯想推測，小偷早在一個月前就先來探路，毒死二隻

狗，發現我們並不在意後，便翻牆進來偷盜。其間也有好幾次，聽到按鈴聲，阮公公發聲問人時，鈴聲就停止不按，這也應是小偷探路的手法。

問：康先生的弟弟是什麼時候結婚？

答：阮是老大，老二是牧師，在花蓮結婚，老三是牙醫，在台北中興醫院牙科服務，結婚比較晚。

問：康先生一家和英國領事相處的情形？

答：我們在裏面生活，跟外國人鄰接，他們認為阮阿爸做人忠實，誠心相待。外國人兩年一任，屆滿後要回去換人來的時候，對他們私人擁有的東西處理時，他們認為在家鄉已有很多東西，再搬運這些，覺得麻煩，就會處理掉。這些東西都是當時台灣沒有，直接由外國進口進來。我們是用很便宜的錢買下來，像碗盤、梳粧台、收音機、除濕機、桌椅、熨斗……。

尤其有台收音機是四波段，全世界都收得到，聲音很好，我約用了 30 年。雖然已不能再使用，仍然保持完好，做為紀念。

我們住在裏面最糟糕是春天的時候，牆壁有七、八呎厚，外面熱裏面冷，水便滲出來像流汗，進到裏面，往往會起雞皮疙瘩。很陰濕，我們要用除濕機去排除。那時台灣什麼都沒有，除濕機就是向他們買的。

問：領事來時，有沒有帶孩子一起來？

答：領事來的時候都沒有帶孩子，只有一位來的時候有一個女兒，普通都是夫婦來而已。

問：康先生一家在領事館生活的情形怎樣？

答：阮公公那個時代的男人，家務都是交給太太處理，所以我婆婆很會做事，每次會準備一碗炒飯，下班後讓他吃下去，他才去打球。阮公公下班後最喜歡打網球，打網球就在草埔，那個地方整理的很漂亮，普通人不能去。領事館裏面水果很多，有一種葡萄蜜，真理大學前有一棵，領事館圍牆裏面有一棵很大，成熟就落果，只有松鼠跟鳥兒在吃，我們吃到時，已是領事回去的時候。

領事還住在這裏的時候，我們就不過去。紅毛城主堡旁龍眼樹下，有繫著一條鐵鍊，他們有車上來的時候，工友就趕緊將鍊子收起來。

不過一年之中，聖誕節的時候，有請家屬去那裏慶祝聖誕，領事就打扮成聖誕老公公，發禮物給我們這些眷屬，他們很熱情，男的、女的會邀約我們做舞伴，可是我們都不會跳。

問：康先生當年結婚的情況怎樣？

答：在味來香請客，我們請客的時間最辛苦，外國人的時間非常準時，多是採(約定時間)之前而不是之後。但還是慢了 15 分鐘。

問：康先生共生了幾個孩子，又有怎麼樣的事情發生？

答：四個都在紅毛城長大，二個在紅毛城生，二個在馬偕醫院生。主要是來不及，只能在紅毛城生。老大是頭一胎，不敢在那裏生，老二是來不及，老三順著在那裏生，老四剖腹，只有在馬偕生。在紅毛城是由廖產婆接生，很多淡水人都是給她接生的。

問：廖產婆住在哪裏？

答：她住在馬偕銅像旁，瓦斯行左邊斜對面，但她早已出國移民。

問：康先生在紅毛城有什麼生活逸事？

答：裏面有許多很奇特的水果，除葡萄蜜外，還有一種日本名叫托凱所(トケソ)的時鐘瓜，現在叫做百香果，那時台灣還很少有百香果，我們就能享受到。品種也跟現在不同。

進我們住的門，右手邊有二間空間，一間是倉庫，另一間是放置石磨，有時磨漿做粿，旁邊有一個空地，我們就搭棚子，放置石條，石條上放花盆種蘭花，種托凱所(トケソ)，托凱所會蔓生延展，我就摘來榨果汁。阮公公愛打球，我們就榨汁、摻水、糖、加冰，他打完球，就喝一大杯，也種過葡萄、絲瓜……等。

裏面也出蛇，其中有一條大蛇，牠藏在石條下，那條蛇是雨傘節，捲縮起來在休息，是狗先發現，狗一直在吠叫，我們就感覺有問題，一看事態嚴重，幸好父子二人都會打網球，球技不錯，也懂得打蛇的方法，終於在二人通力合作下，將那條毒蛇捉到，打死，可是不敢吃。

蛇時常躲到房子裏，有時躲到收音機殼子裏，狗嗅到，便一直吠叫，我們才知道處理。有一次一隻錦蛇躲到床下，怎麼用棒去撓、去挑，就是不出來，最後想到一個方法，就是將打網球的球管子，放在床下，那條錦蛇爬進去躲著，我們再把球管拉出來，用叉子叉住蛇身，讓牠脫節，只要蛇被叉住，龍骨脫節，就有辦法處理。

裏面的蜈蚣也是很大(約 20 公分長)，爬出來在外面庭院，我們怎麼樣用腳去踩也踩不死，只能用燒的。

有一天晚上，我在睡夢中，突然頭上很痛，趕緊喚醒我先生，有看到一隻大蜈蚣爬開。四處找，但卻找不到，兩人再睡，這回是蜈蚣咬了我先生的手臂，這下子便認真找，把床墊都拿起來，終於找到原凶，是一隻大蜈蚣，不知道牠有多毒？我先生便趕緊把我送去給醫生看。

又有說法，說紅毛城通基隆，我們住的地方是空腹，裏面有一條路通到外面的地下道，圍牆曾發生過塌陷。

問：最近紅毛城的斜坡駁坎發生過塌陷？

答：時間久了，我們是民國 46 年結婚，民國 46 年以前到現在幾十年，時間已很久，不過聽阮阿爸講過，所用材料像是從國外運來的。

問：領事館以前是否種過玫瑰？

答：外國人的貢獻也是很多，無論樹木、果子、花也是很多。他們園丁就請了幾個，他們的花就是這樣，前面都是花，花種大都是國外拿來的。

問：裏面工作的人可分為幾類？

答：有司機，也有專門款待領事的人，也有一個總舖(廚師)及專門洗衣、打掃的。園丁有炎伯、水龍。阿進伯是司機，往往老爸做完，兒子就接起來，阮阿爸從頭做到尾，我們沒有接。

阮阿爸去接領事館後，大家都有些驚怕，但阮阿爸沒有辭掉一個，全部照用。

問：光復以前在那兒做，都回來做？

答：對，沒有一個辭，統統都叫回來。

大多數領事都很痛惜人，領事帶領事娘來事務所，每次都會買鈣片給大家用，只有一個領事對人比較苛薄，他沒有孩子。

問：康先生在紅毛城住到孩子大了？

答：我們是在聖誕節開放前一個月搬出來的。

問：康先生的小孩都住到幾歲才出來？

答：出來的時候，老大已當完兵了。

那一天蘇文魁長老便對我們說：「資料裏，也有你們在二樓教琴」，我們便連忙問他：「是誰知道說我們在樓上教琴」，他只說資料就是有這項記錄。

爲什麼呢？政府要接管到真正要開放那段時間，我們的孩子是讀音樂，他有學生，樓上事務所全部沒有在使用，都空置著，爲兼顧樓上、樓下，樓上我們便放了一部鋼琴，我們的孩子在使用。

而蘇長老另外記錄裏，裏面還有一塊黑布，我就說，據我推測，那個時候，我們另一個在紅毛城結婚的小叔，很喜歡沖洗照片，他住在第二間，結婚後就搬出來，黑布很可能就是做暗房，不知道那一個人來，有看過，我也不知道有黑布這件事，一直到蘇長老提到，我才知道。

問：領事官邸在領事走後，裏面傢俱怎麼處理？

答：好像都搬走了，領事館各廳的東西，現在我們看到的擺設，應該不是紅毛城、領事官邸當時的擺設。³

只有我們家放在那裏的，才是真的。我們的浴室、灶腳、廁所，我們沒有搬走，就留下來。

問：康先生怎麼離開紅毛城？

答：他們說，我們回去可以看不要錢(門票)，我都沒有回去過。我們的孩子回去看紅毛城，都是照規矩，買票進去。

還有一項，當初要搬遷的時候，阮爸爸在那裏，由頭到尾，由開始到結束，

³ 大小型家具未能隨身帶走者，都以低價廉讓，部分由舊員工承購。

這段時間近 40 年，他所做的工作、級職，跟那些工友的離職金一樣多，阮公公愈想愈不對勁。

所以，我們就寫陳情書去陳情，阮公公受日本教育，他的英語、日語、白話字都是一流。他每次上廁所都要花半小時，一拿就是三份報紙—英文中國郵報、國語日報、中國時報。他學國語一輩子，沒有對象可以練習，國語都說得不輪轉，叫他寫更寫不出來。我便代他寫去陳情。

問：康先生搬遷前的感受怎樣？

答：我們比較辛苦，蠻受委屈，在前段時間，都有遇到許多事，很多人隨隨便便就要進來，我們住在紅毛城我們負有責任，要獲得同意，才能准許他們進來。像有一次，原來紅毛城的旗竿座很高大，以前是昇英國米字旗，有一天黃昏的時候，一個人拿著國旗就要直衝二樓，我們有責任要維護安全，就把他拖下來，他就直問我們「愛不愛國」，我們便直言愛國要靠實力，展現外交手段，要他回去多讀書，去聯合國正式取回所有權，才是愛國。還有上班的時間，那些工人自行負責，下班時間，工人都走了，我們就要負責。再來就是星期六、日。

那段時間，政府說要接管，一直刊報紙，說裏面有寶，刊在報紙熱沸沸，大家都想盡辦法進來，才會發生小偷將我們家的狗毒死。

問：康先生最後爭取到怎樣的權益？

答：這件事，我們從頭接到尾，日本人回去，也是我們代理接收，對那些細目，最後，無邦交也是我們代表移交。

我們住的很不安寧，政府將我們一律看待，以阮公公的職位、責任及服務時間(年資)，都不公平，實在不合理，我們就根據事實去陳情，才加一些也不多。若沒有我們，就沒有紅毛城這麼好，英國那時認為阮老爸在領事館服務時間頗長，要替阮老爸辦一張英國移民證，去英國不用簽證，阮老爸卻說他不必。

阮老爸退休以後，再去申請簽證，就照一般程序，他退休後，有去過英國看前任領事。

也有人質問我們有什麼權利住裏面？認為我們住在裏面要付租金，說得很難聽。但是我們感覺厝也不是政府的，現在也不是政府的，也無移交，所以裏面的東西都不能亂動，照原樣設計，照原樣給大家看。

所以叫阮老爸蓋印是假的，一群人圍著，唱著愛國歌曲，桌子上空空的，大家喊著「好棒呀！」，就拍照。拍完照，報紙記者還問阮老爸：「康先生，現在移交，你感覺怎樣？」問這種話！你會感覺這個時代的人講話，教育不同款思想也不同款，對你的態度也不同款。

問：康恩助先生上班是怎麼樣情形？

答：阮老爸很忙碌，每次上班十分鐘前就一定到，在樓下，阮媽媽會替他準備一杯咖啡讓他帶去，在 Tea-Time 時喝，早上一杯下午一杯，有時還會帶些西點或餅乾上去，而西點都是自己做的。

他的工作很緊張，特別是要打英打，因為紅毛城環境很安靜，樓下都可以聽到，打字像撒豆子，叮叮答答，像一陣風很快掃過。

也時常碰到考試，那時要去英國留學，都要在那兒考試，尤其口試很有趣，有些人筆試考 90 幾分，領事問時，有些人緊張，聽無，答不出來，阮老爸接通譯，表達領事的意思，最後跟考試人講，要他跟外國人多練習，半年後，再來考。

問：康恩助先生目前狀況怎樣？

答：阮阿爸已 90 多歲，頭腦已有退化叫他寫不太可能，英文還記得，這本就是他彈琴用的聖詩，他在淡水教會彈 50 年的琴，網球打到 86 歲，鋼琴卻 91 歲還在彈。

阮老爸現在住在北投牧師弟弟家中，他很愛打網球，他在紅毛城時，便常在下班後，在草坪打網球，北投有個網球場，他加入為會員打球。還在通火車的時候，由淡水到北投來去不方便，便經常住在北投。

問：康先生知道紅毛城有什麼傳說？

答：聽說紅毛城有白馬跑來問我，我辯說全是蛇那有白馬？

他們說看到白馬在跑那就是有白銀，我便說，我那有看到，那有白？那有銀？也聽說日本人在這兒曾發現瑪瑙，在紅毛城外面，血清那兒，有人檢到拿去高爾夫球場問，才知道。

白蛇、白馬，我都没看過，傳說跑去那兒就無去，表示寶藏就在那兒！不過有人說他看過白馬。我在讀北商，時常很晚才回來，暗黑下，走階梯，有時會聽到一些聲音，但不是白馬，那有白馬？

問：康先生以前是做什麼？

答：古早是貿易商，人家聘用，後來也自己開。是從紅毛城到車站坐火車去台北。從紅毛城到火車站，我只走 15 分鐘。讀書、吃頭路都是一樣，一到車站就趕上車班。

以前從台北坐火車，到關渡以後，就沒幾個人，大家都知道誰是淡水人。現在捷運那麼多人，大都不認識，誰也不知道誰是淡水人！

那時淡水沒什麼人，大家都認識，誰是同學或是學弟、學妹。

問：康恩助先生在領事館做事時，在底下做事的人還有幾個尚在？

答：大多數的人已去世，子孫都還在這兒，也都住在淡水。聽說，陳泰順最近幾年才退休，他住在公祥醫院隔壁歐柏商店二樓。陳泰順是政府接管後，繼續上班，一直到幾年前才退休，他的丈人就是炎伯。

炎伯很忠實，很認真，耳朵有點重聽，但做事很認真，炎伯算是退休，他的女婿來接，這個女婿也是很好。

問：在紅毛城做事都是一代傳一代？

答：阮老爸沒有請別人，都是請他們這些人。

阮老爸的子孫都沒人接，那些工友都有。

問：領事館是有編制，要請多少人？

答：有，照以前制度，都沒有換人，照原薪資發放。

阮老爸是有寫報表，有多少人在這兒，日本時代就是這些人，沒有加也沒有減，所用人員很省，阮老爸說這些人都很好，無人換。

姓連的老爸，日本時代是總舖師，阮老爸接任後，換阿金，做到領事走，阿金的兒子曾在台北事務所做。

問：淡水人受聘在台北事務所有幾個人？

答：有好幾個，一個姓曾，一個姓楊，一個姓林……。

問：三協成李志仁先生的姐夫也是在台北？

答：對，在台北，沒有在淡水。

問：他們知道的範圍可能是有限？

答：炎伯這個人很老實，伊是園丁，種些花花草草。老了，年紀大了，讓女婿來接，就是叫陳泰順，政府接管，陳泰順繼續做，到幾年前才退休。他瞭解的部份應該是他接受這個工作，到政府接收這個時候，裏面那些東西。我們就不一樣，我們所受的壓力，尤其上面對我們的壓力，他們也不知道。那個時候，那些情治人員做什麼，到現在我們都還認得，好在阮老爸做代誌很忠實，很肯做，證明他沒事。

問：紅毛城裏花種，在英國領事搬走後，還有留下來嗎？

答：那些花種都是外國來的，他們搬走後，所存有的，園丁還是繼續在種，不過，沒有辦法有新的來，以舊的去繁衍，總是會斷根，所以後來可能都是咱台灣的。

原來領事在時，當時有可能都是外來的，可是種花的園丁，去撿種子，都撿不到。

我們離開時，那些含笑花、桂花、茶花及許多不知名的花，都無法帶走。紅毛城那兒，有一個花園是我自己種，就是利用灶腳、廁所出去籬笆有一個空地，我自己在整理，一想整理那麼久，實在是依依不捨。真的很難過，都種的很高大，尤其桂花很香，還有一種含笑花。許多花不是香的，就是好看的。

最特別的是桑椹，很會生又很黑很大，摘桑椹後，阮先生就很會做果醬，尤其桑椹果醬，親戚們都知道，來就送，他們都很珍惜，來再要時就會說「你

們很會做果醬！」，其實做果醬很費工，很花時間。阮先生對別項不一定有耐心，但對做這個很有耐心。

阮先生另外就是泡茶很有耐心，這兩項我攏無出名，大家都會找他。

問：康知己先生聽說很會泡紅茶？是用德記的茶包？

答：德記洋行有一位茶師做好幾年，也是淡江畢業學生，他跟我講「我叫你去買，茶含有幾個百分比，你是看無，你老爸要吃的茶，直接跟我拿就好」，這位茶師，大概已去世。

那時德記屬英領事館管，跟他說，他就拿來。德記的跟人家不一樣，照時間泡，泡的時候，一茶匙泡一杯剛好。

最有趣味的，是安克志大使要離開台灣，前一個月來的時候，就是要喝我泡的茶。

那時，我二個茶壺早都滾水煮得很滾，等阮老爸帶安克志入來，就趕緊沖入茶壺，茶葉拿來泡三分鐘，就趕緊拿出來，都是加煉乳，

安克志喝起來感覺非常好，便來問我，用什麼泡，如何沖泡。我便說是用紅茶包，茶葉不能浸太久，三分鐘後，就要丟掉，否則味道會不同款。說完，安克志說他會再來，可惜一個月後，中美斷交，他就回去了。

泡紅茶除加煉乳外，有時會加檸檬。

問：康恩助先生與英國領事的關係？

答：那些領事很想念阮老爸，要他去英國，他去後，也一直很懷念那些領事。



斑駁的門牆又有什麼傳奇



康太太述說當年康恩助父子用網球拍齊力抓蛇的經驗



康太太回憶每到春天，紅毛城七、八呎厚的牆壁總會因為外熱內冷的緣故而滲出水來



康先生回憶，當年父親上班時總會帶著溫熱的咖啡在下午茶時間中品味



當年的領事館跟紅毛城之間有繫著一條鐵鍊，沒有領事的邀請，康知己夫婦就不會上去



康先生印象中，每逢聖誕節，領事們就會邀請員工家屬至領事館參加晚會，一同慶祝



康知己先生回憶，在政府接管前的那段時間，康家在紅毛城飽受壓力

（五）三世有餘情——連易宗

- 訪談時間：92 年 12 月 9 日及 93 年 3 月 22 日
- 訪談地點：淡水鎮中正路及紅毛城
- 撰 稿 人：謝德錫

連易宗一家是少數橫跨日據、國府時期的老領事館人，祖母、父、母分別擔任過奶媽、廚師、洗衣婦等不同職務，與每一任領事家庭都有著和其他員工不同的接觸與感受。五、六十年前的領事館，是連易宗最難忘卻的一頁。

連易宗的祖母，很早便在台北雙連馬偕醫院一帶，為外籍傳教士家庭洗衣，多年接觸也學得不錯的英語會話，便受邀擔任這些傳教士孩子的奶媽，由於她會講英語，她所帶過的嬰兒，都比較活潑，經常笑容滿面。口碑相傳後，她便經常受聘為奶媽，一直到 1952 年辭世，她一共帶過 26 個外國幼兒。

連易宗的父親 15 歲便開始跟著母親到外國人家庭做工，學習做一些雜工及廚房的事，那些傳教士的太太便教他做各種西式餐點，他認真學習技術外，也兼學習如何聽及說英語，而文字則是用教會的羅馬字去拼記。

連易宗父親的勤奮，深受這些傳教士的肯定，也跟著他們到淡水做工，全家便遷到淡水。最早是住在淡水禮拜堂附近烽火街棧間的倉庫，後來搬到水產，再搬到禮拜堂後面。而英國領事館要聘用一位可以聽、說英語的廚師時，這些傳教士便大力推薦，大約在 1935 年前後，連易宗父親便開始擔任領事館廚師，全家也搬遷住在領事館提供的宿舍裏。

每天早上，頭家娘（領事夫人）便來廚房指示當天餐飲內容，連易宗的父親便依照指示到台北或淡水街上採買相關食材，有時領事館花園、官邸內一些庶務，也都是由他擔任通譯，將領事或頭家娘的要求說明給其他工人瞭解，再去執行。工作的地點是在二樓官邸後面聯接的長條工作間裏，一間是廚房，內有一個燒土碳的火爐，可以做餅、烤西點、煮東西，另一間是待命休息室，裏面擺有簡單的床鋪可供休息。領事館出入的外交賓客及生意人極多，每星期六有網球會，每隔幾個月會開 Party 招待賓客，Party 的菜也都是由頭家娘開出菜單來烹煮。

連易宗最喜歡的事，便是趁著空閒，跑去找父親，在休息室，隔著窗看人家打網球或開 Party，有時也吵著要幫忙做工作，其實是每次 Party 都會做冰淇淋。冰淇淋是用打的，在冰淇淋桶加牛乳、冰塊、鹽、糖等材料後，攪和打拌而成，冰淇淋分裝給客人後，那根打拌的圓心，仍是一圈厚厚的冰淇淋，連易宗便可以大快朵頤一番。而每日下午四時，則有下午茶，咖啡是用

咖啡爐煮，用咖啡豆磨成粒去煮，也做些英式的餅乾。有時，連易宗的父親也會將煮過的咖啡渣帶回去沖泡，味道還是有的。

連易宗父親做廚師幾年後，母親也跟著進官邸做洗衣婦，為領事一家洗衣、燙衣，父母都是為領事一家做事，連家的孩子更時常在領事官邸一帶戲耍。尤其連易宗進入淡水中學校讀書時，對紅毛城一帶更為好奇，時常與同學夥伴做些探險的活動。

第一件便是淡水民間傳說紅毛城有地道可通基隆，當時在紅毛城主堡斜坡下，有二棵龍眼樹，中間有一口古井，這口古井旁有一個洞，便是傳說的地道入口。由於紅毛城是英國領事館外交管轄的地方，連日本警憲也不能隨便進入，許多人都好奇想一窺究竟，連易宗借著員工子弟的身份，時常帶著同學夥伴到這裏走走看看，一解他們的好奇。

第二件便是看「鬼仔火」，紅毛城打網球草埔，靠邊牆那一帶是俯看高爾夫球場最好視野，尤其草埔邊種有一人高以上的「苦那盤」景觀植物，晚上躲在那看夜景，可說沒人會注意。恰巧那時，淡水高爾夫球場正在整地擴洞，高爾夫球場的土地，曾埋有不少數百年來，戍守此地卻不幸戰死、客死的軍士骸骨，清理這些為數不少的骨骸，難免造成骸骨四散，骨頭內的磷質散落四處，若是碰到一、二天好天氣，傍晚下西北雨後，吹起涼風，骨頭上的磷被吹起，就像一盞盞燈被捲抖起來，在黑夜裏極為嚇人，連易宗與幾位大膽的同學夥伴，便相約在紅毛城草埔邊，一起看「鬼仔火」。

第三件便是檳林大探險，紅毛城牆外，那時長著大片茂密的相思林、竹林，當時是淡水著名的生態樂園，也是有名的蛇巢，許多毒蛇潛藏其間，同時也有不少的鳥類，頑皮的連易宗便與同學們，在白天相約進去探險，他們的武器是相思樹枝做成的「鳥扒」，他們最愛打的鳥便是貓頭鷹。夜間活動的貓頭鷹，白天就躲在樹林休息，但是連易宗他們便利用其他小鳥懼怕貓頭鷹的驚叫聲，找到目標，一槍中的，打下貓頭鷹。

1930、1940年代的領事館，連易宗所記得的人事配置，有一個住在紅毛城主堡一樓的日本籍會計兼總務、一個廚師、一個洗衣婦、一個可進入官邸內部服侍領事的 Boy、一位做粗重工作的「苦力」，及四位整理環境的「役仔」。

隨著二次大戰戰火的進展，連易宗一家受到極大的影響，由於父親能講英語卻不會寫英文，受到日本軍憲特務的注意。先是派人偷偷進駐紅毛城，一位憲兵就住在廚師宿舍，每天連易宗父、母親都要向這位憲兵報告領事一家的動態。日本偷襲珍珠港後，便有正式日本憲警來監督警衛，進出紅毛城都要受到檢查，等到日本攻佔新加坡後，英國領事便下旗回國。英國領事離

開紅毛城的那一天，大多數員工、眷屬都趴在紅毛城的圍牆上，默默揮手道別。而連易宗父親卻陷入苦難，日本軍憲懷疑他，不論他做什麼事，日本憲警都會調查一番，使得連易宗父親做事、謀事都受極大困擾，鬱鬱不得志，撐過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佈投降，卻過沒幾天就辭世。連家的經濟大都依賴連易宗母親熬鹽做醬油賣給捕漁人家來苦撐。

連易宗中學畢業那一年，恰是大戰最後一年，畢業證書上，就是一張徵召的兵役紅單，幾個月學生兵，連易宗在小基隆看海防，在北投反空降。隨後，被接收的淡水區官員推薦擔任關渡國小教員，而連易宗母親也被英國領事館喚回，再擔任洗衣婦，家裏的經濟才逐漸穩定。

可是，沒多久，二二八事變發生，連易宗熱情參與相關的抗爭活動。隨後，鎮壓清鄉時，若不是他母親在領事館做事，讓連易宗可以避藏行蹤，連易宗差點就被逮捕審訊一番。

1947 年以後，連易宗母親再做幾年洗衣婦，祖母也曾做過一任領事小孩的褓母，連家便因連家子女長大發展，家庭經濟好轉，便離開領事館，結束十幾年的風霜歲月。

連易宗記憶最深切的紅毛城歲月，是 1930 年代到 1940 年代，跨越二次大戰的十幾年時間，三代祖孫在裏面生活與成長，是他們這個廚師家族最甜美回憶的一段歷史往事！

前英國駐台領事聘雇員之口述歷史採訪——連易宗

- 受訪人：連易宗先生
- 訪談（一）：92 年 12 月 9 日 淡水鎮中正路
- 訪談（二）：93 年 3 月 22 日 紅毛城
- 訪談&撰稿：謝德錫

問：連先生的父親是怎麼樣機緣入去領事館？

答：我國民學校二年(九歲)時，就搬入紅毛城，紅毛城進去右手邊的房子，就是阮老爸的宿舍。

紅毛城員工宿舍，下面一棟有四間，上面一棟有二間，上面這棟右手邊便是阮老爸宿舍。住到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 年 12 月爆發，隔年，新加坡受日本軍佔領，英國領事回去。

由國校到淡江中學期間，我住到紅毛城，我的記憶裏，有經過二代的領事。阮老爸是在那裏做總舖，阮老爸有一個特點，就是伊會講英語，但不會寫英文。伊十五歲開始就在加拿大或其他地方來的宣教師家中做工，做工學英語。伊會去宣教師家中做工，就是因為阮的阿媽，阮阿媽去宣教師家洗衣，才有機會帶阮老爸去做工，母子給宣教師做工，開始是在台北雙連馬偕醫院附近，後來做到淡水來，在這兒結婚，伊就搬來淡水，我出生在淡水。

阮老爸來領事館，跟英國領事講話都是用英語，伊不會寫，寫是寫羅馬字。就是寫台灣語聖經用的羅馬字，所以爲了這樣，讓日本憲兵與私服警察來誤解。阮老爸與領事、領事太太、事務所的人都是講英語，有時再翻譯給工人聽。那些憲兵與高等刑事感覺這個人古怪，爲什麼可以跟外國人講英語，寫出來的字攏是台灣話。

根本，阮老爸自小漢就與外國人做陣，一世人攏是在外國人的厝做工，學英語，外國人教他讀聖經，用羅馬字所以他寫都用羅馬字。

那時，阮兜日本就派一個日本憲兵住在那裏，阮兜就放一張床讓他睡。所以英國領事到那裏去，出外去那裏？阮老爸一定就要來報告這個日本憲兵。當然日本憲兵有來，阮老爸都是沒有跟英國領事講，但是那時，事務所裏面，或英國領事本身，我相信應該是稍爲瞭解這種情形。

每天早上，英國領事太太就來講當天她要吃什麼，做什麼。所以阮老爸早上就去買東西，來料理，做給英國領事吃，伊是做總舖。

問：買東西是去台北買？

答：有在台北買，也有在淡水買。

問：到英國領事館的路是怎麼樣？

答：入英國領事官邸都是由真理街駛車進去。

開車這條路，是後來才開，以前沒有，我搬去時還沒有，只有一階階的路，

爬到英國領事官邸。

以前有二個門，一個是入宿舍的門，一個是駛車的門，現在還可見到一個門。現在中門無痕跡，以前未拓寬大路時，此門出去下幾階可連通到一條路，這條路的兩旁，古早有一支支大的槍管(礮管)排在路邊，槍管(礮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日本政府挖去融掉。以前很好看，我做小孩子的時候，總愛在槍管上玩耍。

問：連先生的父親做總舖時有什麼遭遇？

答：我的老爸做總舖，有幾個工人種花，打掃很多事，都是由阮老爸做通譯，主要是家庭這方面，事務所的事就沒有。

他一直做到英國領事回去為止，阮就不住在英國領事館。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1 年起，日本政府認為阮老爸在英國領事下做事，被日本人誤解，認為伊會講英語不會寫英文，卻能寫羅馬字，他雖向日本憲兵、警察解釋，但他們都不相信。

因此 1941 年 12 月 8 日開戰，全家就被冷禁在英國領事館，外面壯丁團(義警)在顧門，我進出時，都要被搜查書包，那種狀態，經過好幾個月，所以阮老爸對日本憲警非常討厭。

但即使離開領事館，日本憲警對阮老爸也不放心，特定安排一間茶店，叫阮老爸去經營，由租店、店牌、執照，都是他們做，只叫他去開店，阮老爸不願意，便跑到阮姨丈那兒，阮姨丈在和平島造船，需要一個人去買材料，阮老爸就去羅東買，日本憲警也跟著去查探。

所以，住在英國領事館是我讀冊的時代，由國校到淡江中學的時代。

問：連先生是那一年出生？

答：民國 16 年 11 月 8 日出生。

問：搬到英國領事館是什麼時候？

答：讀淡水國小二年級的時候，約九歲，大戰結束時已十八歲。

在英國領事館時，我所知道，領事有許多客人、生意人出入，每星期六有打網球，隔幾個月開 Party。Party 的菜都是頭家娘吩咐，頭家娘是阮對英國領事夫人的稱呼，阮老爸幾乎都沒有空閒，伊會做餅、做麵包、西點，所有西餐他都會做。

當時我最喜歡協助阮老爸的工作，就是打 ice cream(冰淇淋)，ice cream 的桶是牛乳加冰摻鹽再攪拌，打好後，ice cream 裝給客人吃，剩下那打拌的圓心，我就可以吃。

問：那時工作的場地在那裏？

答：領事官邸後面低矮的房間，灶腳間有一個燒土炭的爐，它燒的時候，可以做餅、烤西點、煮東西。

問：連先生父親的時代經過幾任領事？

答：我記得有二代領事。

問：領事二次大戰爆發後才離開？

答：是，英國領事要走的時代，日本憲兵、警察都來幫忙搬行李，阮都爬在牆上跟他說再見，領事是默默離去。

問：英國領事離去時，對員工有沒有發遣散費？

答：有的，拿多少我不知道。

問：連先生的父親學西餐，是跟隨誰學？

答：跟傳教師學，加拿大宣教師的太太教他做，他才會做西餐。

問：連先生最早來淡水住那裏？

答：開始是住在烽火街，水利局那位置古早叫烽火街，淡水港很多礮，都是從廈門、香港載來礮，有一棧棧的棧間都在囤礮。以後，生意沒落，倉庫就出租，阮老爸就去租，租沒多久，就搬去水產海邊(現在渡船頭)，後面就搬去教會後面，最後才搬到紅毛城。

問：連先生在紅毛城度過少年的時代？

答：是的，在那兒我度過美麗的少年時代。

問：連先生在紅毛城，行動是否有限制？

答：阮老爸那時有講，小孩子不能隨便進領事宿舍裏面及紅毛城事務所、打球的埕……所在，不能去玩，老爸有交待，所以很少去玩。

問：打球是打什麼球？

答：英式草地網球，每星期六會打球。

阮老爸做總舖，所以裏面除一間料理間，還有一間房間給他住，提供他休息。我有空閒就去伊的房間，在房間就可看到他們在打球。

問：英國領事有下午茶？

答：每日下午 4:00 有下午茶時間。

問：下午茶都需要準備什麼東西？

答：我所記得，阮老爸準備咖啡是用咖啡爐煮，以咖啡粒去煮，所煮過咖啡渣，有時我們還可拿回家去沖泡。

問：連先生有兄弟在紅毛城裏面出生？

答：有小弟、小妹是住到紅毛城後出生，阮雖然是總舖子，但交陪的對象都是傳教士，生活方式是外國式，不錯。小的時候，我讀國小，同學很少有人穿鞋，都是赤著腳，我一直都有鞋穿。

問：連先生讀那所國小？

答：淡水國小，因為阮老爸是在領事館，生活方式都有受到西洋方面的影響，吃的東西，有時都會吃到不錯的西洋料理。

問：連先生在紅毛城有什麼故事？

答：我住在那裏，一直到現在，我一直都有著疑問。

紅毛城樓下，有二棵龍眼樹，中間有一個古井，古井已填塞，古井邊有一個洞，淡水人一直講說可以通基隆。

那時英國領事館普通人是不可進入，除員工外，連警察也不能進入，壯丁團也不能進入，我住領事館時，同學都很好奇來找我，要我帶他們去看，但是那裏就是二棵數十年的龍眼，一口古井，一洞，這個洞就是淡水傳說，英國領事紅毛樓下，一洞通基隆。

光復以後，康恩助做事務員，住紅毛城樓下，忽然間，磚牆邊陷落很深，大家都認為底下應有空洞。那時，我懷疑那句流傳的話或許是真的，西班牙統治時代要開此洞通往基隆，結果是沒有，後來康先生就叫人填塞，就是現在入紅毛城出來的牆邊。

後來，我讀中學時，對那塊打網球的場地那一帶比較有興趣。

那時，網球場外圍有一道 Kola 盤¹的樹牆，可做花園籬笆的 kola 盤的樹，在這網球場樹牆外，還有一道磚石牆，兩者相距約五、六米闊，成為一條走道，我們孩子就在此玩。可到阮老爸的房間，也可走到紅毛城，那裏種有很粗的竹子。

我們就在那看高爾夫球場「鬼仔火」，這只有像我們這種老輩的人，才知道有看「鬼仔火」。高球場古早是西班牙、清朝中法戰爭的戰場，很多人死在那裏，埋在那裏，開闢高球場時，去清理，挖出很多骨頭，骨頭四散，骨頭會變磷。出一、二天好天，到要晚的時候，下西北雨，有透風，骨頭的磷被風吹，像燈一盞一盞捲抖起來。所以看「鬼仔火」就是來到英國領事館看，我就帶他們去看。這是有一個故事。暗時，就在網球場後，我做孩子時，有一些同學找我來看「鬼仔火」，看球埔那一邊，就是好天好幾日，黃昏時下西北雨，透風，磷沾到水就浮起發光，風吹就飛起來。

問：隔壁血清是什麼時候開始？

答：我們來紅毛城時，就已有血清，我是長老教會的人，裏面有教友，我也曾到裏面看，有好幾棟，普通人都不能去。

問：連先生少年時代領事館是一個外交官的世界？

答：我能幸運住在裏面，是外交官的世界，那是普通人不能進去的地方。

問：連先生那時怎麼出入紅毛城？

答：出入有三個門，我一個小孩比較沒有限制，可隨意進出。那時三個門都無人顧，沒有憲兵，到 1941 年 12 月 8 日戰爭爆發後，才有憲兵警察來顧門，打新加坡後，領事撤回，就開放日本人進入，派人看守鎖住。

問：連先生有進去看過？

答：大戰前二、三年，阮老母有進去官邸給領事洗衣、燙衣，因父母都在裏面服務，我們小孩子有時便在裏面走動。

問：英國領事有帶孩子一起來？

答：有，不過有帶孩子一起來是光復以後。

¹ 金露花，一種花園圍籬植物。

光復以後再來的領事，有帶孩子，阮阿媽伊是給宣傳士顧囡仔，宣傳士就給英國領事推薦，講伊很會照顧囡仔，所以英國領事就請阮阿媽去給他們照顧囡仔。

就我的記憶，阮阿媽照顧過 26 個外國囡仔，外國人都愛讓阮阿媽照顧囡仔，是有理由，給別人帶，囡仔都不會笑，阮阿媽跟宣教士，時常接觸，會說英語，所以帶孩子都會用英語，孩子也比較會笑，外國人比較喜歡。所以阮阿媽一世人都是在照顧外國囡仔。光復後，阮阿媽去顧英國領事的囡仔。

阮老爸就在光復後就去世，第二次世界結束，英國領事再度來，就請阮老母去洗衣，讓古早員工恢復來上班。

問：二二八事件，連先生遭逢到什麼麻煩？

答：阮老母在裏面做工時，發生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我很幸運，我有一些朋友都被抓去。

「二二八事件」的時候，我有去參加台灣囡仔的會，我做過日本學生兵，我們學過軍事訓練。發生「二二八」時，整條街都在打外省人，看到外省人就打，郡役所(現在警察局)那時也住了一個國民黨的大官，所有屋內的東西都被搬到馬路上燒。那時，我都有在場看。

最初四、五日內，情形不錯，所有參加學生兵、日本兵的人都集合要跟國軍打的，大多數人都有參加，我也參加過會議，阮就在淡江中學。淡江中學那邊有槍，裏面有假槍是練習用，也有十多支真槍「三八式」。

我們就拿「三八式」槍，到現在淡江中學與真理大學隔離的高牆那兒試槍。以前淡江中學在那兒是設有高牆練習用槍靶。

高爾夫球場那邊有國軍駐守，我們就拿起槍在靶底向那邊射擊，他們發覺是從淡江中學這邊射擊，所以他們反攻時，就到淡江中學抓人。

我的丈人就是陳能通校長，也就是這一層關係，被捉去，不幸遇害。

那時，我在國小做老師。

光復時，日本老師都回去，我是五年制中學畢業，那時讀完五年制中學的人很少，淡水才六個人而已。日本老師回去，老師缺人，鎮公所就來找我們這些中學畢業的人，去做老師，我就被叫去關渡國小做老師。因為校長是我們教會的人，伊來請我去做教員。

在這當中，發生二二八事件後，要開始抓人時，我跑去英國領事館，那時阮老母在英國領事館做工，我就跑去領事館，因為領事館普通人是不能隨便進去，阮老母在領事館，我才能進去。好在我躲在領事館，否則可能會被抓去。我躲在領事館，校長就來找人，叫我去學校，他用毛邊紙寫一張我的服務證明，蓋了一個大大的大官印，我將這張服務證明夾在長期坐火車的月票證裏。早上我要去關渡上課時，那些兵查到我時，我便拿出來出示，那些兵看到我

是老師，都是非常尊敬。二二八事件後我沒有出事²。

我所知道，關渡埔頂有槍殺好幾個人，是挖一個坑埋很多人。

問：連先生的祖母做到什麼時候？

答：阮阿媽 1952 年去世，應該是在那前幾年。

問：連先生的母親呢？

答：她於 2000 年 12 月 22 日去世，她二二八事件後，再四、五年後，她都到紅毛城洗衣，那時，我有七個兄弟，家裏經濟不很好，加上父親被日本警察懷疑，走到那，跟到那，生意也不能做，非常鬱悶，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佈投降，他就在 8 月 19 日去世。

問：連先生讀書的情形怎樣？

答：我公學校六年畢業，就進淡水中學，讀五年制，那時是日本人有阪做校長。

問：中學畢業後做什麼？

答：畢業那一年，就抽做學生兵，學生兵是阮自己學校的老師跟國民學校的老師

² 民國 85 年 5 月 22 日連先生在台北縣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淡水鎮分組座談會上，有同樣的說法。詳見作者？，《台北縣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淡水鎮分組座談會》頁 939 (台北縣政府 1998 年出版)。

連易宗先生：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台灣光復，是年十月二十五日才舉行受降典禮，但九月的時候，福州的商船(有帆)就來了。所謂的前進指揮所，在淡水集合，當時我們學生要去迎接，結果一看到他們模樣令人大失所望。他們在淡水沒耽擱多久，就被載到臺北去了。大約有一、二十人而已。爲了參加受降典禮，我們一群學生從淡水走路到臺北，因當時車票太難買了。初次看到來臺國軍軍客後，簡直令人啼笑皆非。

十月二十五日過後，一兩週內，很多中國兵搭商船自淡水上岸。上岸之後暫住文化國小。他們一來就拔掉操場上的草皮，剷得一乾二淨，也不知道爲什麼，大概較好擺置他們的鍋盤吧，此舉令我印象深刻。當時每一天都有一、二十隻商船載國軍進來。每當這些商船一離去，鎮裡就開始發現失竊一些東西，如學校玻璃門整片被拔走，甚至也有人連孩子也失蹤了，其中電線失竊量最多。

那時候一天天的，鹽、糖、米，漸漸漲價。直到隔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可說一日三漲了，社會很亂。原「淡水郡役所」(現在地政事務所的地方)裡面當時住有一些外省人，我親眼看見有本地人攀牆進去，一把火燒掉那棟建築。之後沒幾天，淡水一些年輕人組織「義勇軍」，聚集於淡水國小(四、五十人)開會研商那裡可以取得槍枝，好修理外省人，當時淡江中學有一批演習用的槍，但可以裝填實彈的大約只有幾把。會後有人直接就前往淡江中學把槍拿出來，爬到實彈射擊牆上面，朝球埔方就開槍。球埔當時住了一些中國兵在那裡。種種前述這些舉動，消息很快傳到臺北。沒幾天，事情發生了。有一天臺北方向來了兩輛軍用卡車，上面載著中國兵，並擺置一排排機關槍。看到這種狀況，大家便在中正路口擺滿石頭、垃圾筒用來擋路，不讓他們過去，最後他們還是開往球埔而去。當天下午，軍卡開出來反擊了，射殺了很多。那時我剛從臺北回來，在街上看到中國兵還在開槍，我一進家門，母親就要我趕緊到英國領事館躲一躲，我隨即跑去避難。如果那時沒去，可能早被抓走了。當時真的是亂抓人，有人晚上從戲院出來，就莫名其妙被等在門口持槍的中國兵抓走。當時我因在關渡國小教書(原來的老師遇難，職缺由我來代)，有一紙學校的教師證明，憑這張證明，才得以較方便進出淡水，才沒被抓走，當時淡水車站都有中國兵巡邏。

中國兵有一些住在公會堂裡，當時有一些沒有回去的日本兵，不曉得爲什麼也不回去，就加入國軍行列，據說當他們看到國軍在凌虐山胞的慘狀時，感慨良多。

光復前我們常常穿著拖鞋就到油車口那邊散步，光復後歷經了「二二八」之後就沒人再敢去散步了，變得有一股陰氣，會令人顫抖。

「白色恐怖」部分，我的丈人(岳父)陳能通(淡江中學校長)，盧園(訓導主任)和一些老師遇害的紀錄，已常見於報章了。那時我在英國領事館，有一天剛巧頭探出窗外，看到一輛軍卡，上面載著十幾個人(我丈人也在裡面)，據說被載到基隆和平島槍斃，後來也找不到屍體。

被抽出來組織部隊，叫學生兵。

3月18日畢業典禮證書上面放一張紅單，就立刻給你召集，就是不讓你回去。阮的同學大都是南部的人，這些同學大都是南部有錢人子弟，才有辦法讀書。那一天我們住學校宿舍，住兩晚，我們就開往小基隆(三芝鄉)，那裏沒有兵營，住國民學校校舍。住一、二個星期後，美國飛機來轟炸，炸彈就在距小基隆公學校校舍一百米爆炸，炸出來的坑洞非常大。我們就趕緊遷移，搬到海邊農家的客廳或庭園，那時叫學生兵顧海邊，說是怕夜間有間諜會偷上岸。顧海墘幾個星期後，便移到北投復興崗跑馬場，先是暫住在跑馬場上面的民間宿舍，後來才搭草寮式的兵舍，我們才住兵舍，住到8月29日，日本投降才回家。

問：1945年3—8月連先生做學生兵？

答：是，阮去北投的使命，我們這支部隊就是對付傘兵。晚上要輪班，由關渡走到大度路，這條路以前是田岸路，大約三米寬。每晚有人由北投走到關渡，再由關渡走大度路回來北投，結果空降部隊都沒有來。

問：連先生住在紅毛城還有什麼印象？

答：住領事館另一個給我很深的印象，是紅毛城旁邊有牆，這些牆還在，牆外就是血清。牆外有數十年成長的樹林，樹林很密，那裏都是毒蛇(青竹絲)、飯匙鎗(頭大如飯匙)，毒蛇很多，晚上毒蛇都會爬到牆上。另外牆邊也有種竹，竹林一櫟櫟很粗很密，我曾看過毒蛇(青竹絲)有好幾百隻集結成群，在竹叢裏。

領事館在血清與看「鬼仔火」的牆邊是咱淡水蛇隻最多的地方，夏天裏，都可看到蛇。

問：現在沒有了？

答：大概都捉完了。

問：康知己先生也提到他們住在紅毛城地下樓也常看到蛇？

答：以前康先生住的地方，曾塌的牆邊有水池，舀水的水瓢，到暗時，瓢子常可見到蛇躲在裏面。蛇很多，英國領事館是蛇窟，所以很多人都不敢來英國領事館。

以前沿著英國領事館的牆，到現在真理大學圖書館，是一個斜斜的斜坡地，種著一大片相思林，竹林沒有人走，蛇也是很多。現在真理大學圖書館到後門，還可看到一些相思樹，就是那片從中正路牆邊到新民街，密密相思樹林、竹林的殘存。

中學時，許多同學來找我，我就帶他們走這片樹林，在樹林裏，可以看到很多鳥獸，甚至蛇……等許多生物，在淡水我就可以體會森林的樂趣。

很多貓頭鷹在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們同學常用相思樹的樹叉加橡皮筋做成打鳥扒，我們就去樹林內打鳥，最愛打貓頭鷹，日時牠都在睡，暗時才出來獵食，我們進去樹林內走，若聽到綠繡眼在叫，在那附近一定有貓頭鷹。因

爲小鳥都怕牠，一發現到，大家就用鳥扒打。

問：領事館的花園是怎麼整理？

答：英國領事官邸的花園很漂亮，它有請四個人。

我們古早還未去以前，出英國領事館的門，靠河邊有一間役仔間，我去的時候還有一艘英國領事在坐的船，它有請四個人在駛那艘船，那四個人，我們都叫「役仔」。

日時，若他們沒有駛船，就去整理花園，打掃環境，也有種菜。整年，英國領事官邸前面的花都開得很漂亮，以後，去台北市其他地方看，也沒有像英國領事館那麼多花、那麼好看。

問：花有幾種？

答：有很多種，現在淡水教會停車場旁邊有花壇，用磚塊圍起來，裏面都種花，種有玫瑰及其他花，都是我種的，我就是學英國領事館來種花。

小時候，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英國領事館的花很美，樹也修整得很美。

問：那時做翻譯或會計是本地人還是日本人？

答：那時，我記得是日本人，做事務員。阮在英國領事館時來的人，只有一條路上去，就是目前有階梯上去領事館那條路，其他不能隨便走。

來的人多是護照簽證的問題，我們那時多稱爲「簽字」，外面的人來，都是來事務所，負責簽證就是日本人，日本人以後，就是換康恩助先生，康先生也有做記帳的事情。

問：簽證的所在？

答：紅毛城進去走階梯上去，二樓，有一個牌寫的字是簽證，領事是在後面那間，普通人不能去，負責簽證有日本人及康先生。

古早在紅毛城，主樓向海口方向放置有七、八隻舊砲管，紅毛城向下斜坡的花園地方也有，也有幾隻砲管是直立。

問：除了連先生及父親、母親外，還有沒其他員工？

答：阮老母是在戰爭前幾年去洗衣，另外有一位 Boy，阮老爸煮完食物，便由他負責送到領事餐桌前。

Boy 只負責領事的飲食、臥房的所在及所有善後事宜。

那個 Boy 也有一間房間，廚師一個房間，洗衣外另還有一個苦力，專門做粗重的代誌及打掃庭園。

英國領事館總共有廚房、Boy、洗衣、苦力四人有宿舍，另外四人負責「役仔間」(帆船屋)，不過，我沒見到船駛過淡水河，那艘船我也看過。役仔間後來變空屋。

事務所所有請一個日本人，後來請康恩助長老，日本人有家族都住在紅毛城樓下。

問：日本時代就有人住過？

答：是，他們住的地方，古早時代是關犯人的監獄。我住在那裏的時代，曾問監

獄有關過犯人沒有，他們說日本人來做事務員，沒有關過人，以前清朝時代好像有。

問：領事館雇人總共有 8—10 人？

答：事務所請 1 人，苦力有時做些拿信、送信，這四個「役仔」是做事務所的雜工。

問：有請司機嗎？

答：司機另外一個。

問：這些在紅毛城前後做事的人有沒有親戚關係？

答：大戰的時候，大家都走了，戰後又叫回來，大部分都是親戚介紹進去，差不多是這樣。

問：大部分人都有親戚關係？

答：都是親人。

問：他們這些人或其後代現在還有住在淡水？

答：康長老的後代，還有在淡水，還有一位住在中山路，姓陳，伊是種花，伊老爸是「役仔」，種花的。英國領事館做 Boy 的兒子，住在禮拜堂後面，以前是在淡信或一信工作。

問：紅毛城的旗竿有什麼故事？

答：大戰前一、二年，那枝旗竿是由阿里山買來，來的時候，因很長，用卡車載來，要豎的時候，請一個包工頭叫「狗流仔」做，他住在水產那邊，已去世。屋頂我時常去，看海非常漂亮，要去屋頂有一支樓梯，非常陡。康先生、日本人都是住在樓下，我有一個好朋友，在阮圞仔的時代，就時常相約去玩，爬樓梯上去，去旗竿那裏，看海看風景。

問：連先生少年時代有沒有看過英國領事做聖誕節活動？

答：很少，英國領事好像是做官，普通人不能進去，很困難。來康長老這兒唱歌是有，去英國領事那兒唱，我是沒有。

從外面來看，我有一些朋友，以為我住在英國領事館，是非常福氣，但自阮住的人來看，是沒有什麼！

問：現在紅毛城賣門票的地方，是什麼時候建造的？

答：阮去的時候，就已建好，讓「役仔」住的地方，這裏有四間厝，上面有二間，是阮在住的。

問：紅毛城斜坡的路是後來才建的？

答：是後來才建的，阮去的時候，較小條，一階一階是石頭做的，暗時，蛇會爬到這條路，大概夏天很熱還是怎樣，蛇就來。

問：紅毛城裏還可看到什麼？

答：還有一項，我的朋友要聽蟬的聲，蟬的叫聲很多，要聽蟬的聲，要來這兒聽。英國領事館的樹很大，加上牆外是一片森林，很多鳥、蟲，有山內的感覺，我住在英國領事館就好像住在樹林旁，那樣的感受，還有「白頭鳥」很多。

問：聽說英國副領事住在目前淡水河邊這間房子？

答：副領事是住在那間，我所感覺到副領事好像比大領事更早走。

副領事住在那兒有一個原因，紅毛城中間的門，就是有許多砲管裝飾的門，有一條路通到這裏，現在還在。若不是真理大學開這條路，讓它變斜，否則應該是直直的。

那一條路是淡水散步最好，走那條路是文化國小走下來到副領事館這條路，本來是叫馬偕街，上面就叫真理街，這一條接馬偕街，現在很少人走，這條路可走到領事館中門。

問：公會堂建的時候，連先生知道嗎？

答：我知道，火燒的時候也知道。我小時候就有，日本時代公會堂是真漂亮的地方，跟到草山(陽明山)一樣。日本人建造時，厝外面都有水池、石頭路。日本人回去，中國兵進駐，那間才發生火燒厝。

問：大戰時沒有被炸？

答：大戰時，自英國領事館到教會都沒有被炸彈炸到。

問：是什麼原因呢？

答：鍾牧師的兒子，去美國讀冊，二次大戰被徵去做翻譯官，在第三艦隊服務後，美軍打台灣時，他向上級反映說他父親住在淡水教會旁邊，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淡水教會到英國領事館都沒有遭到轟炸³。

問：鍾牧師的兒子？

答：鍾天枝牧師的兒子。

問：我們所聽到是另一位，就是為淡江中學建八角樓、體育館的外籍教師？

答：不是，是鍾天枝牧師的兒子，隨美軍打台灣，從航空母艦起飛的小型轟炸機，炸淡水時，他請求不要炸教堂一帶，後來炸台北，也請求淡水這一帶不能炸，所以教堂到紅毛城都沒有被炸到。

第二次世界大戰要結束，B-24 用的炸彈，是玻璃炸彈，不是鐵殼是玻璃，撞到屋頂，就碎沙沙，完全是玻璃，我們連玻璃也沒有碰到，淡水禮拜堂能保持這麼好就是這個原因⁴。

問：那時小馬偕是否住在公會堂附近？

答：對，就在公會堂隔壁，他會住在那兒的原因，是淡江中學的宿舍給淡江中學，

³ 連先生回憶的說法，在耆老淡水鎮座談會上，也有同一說法。詳見《台北縣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淡水鎮分組座談會》頁 939，(台北縣政府 1998 年出版)。

連易宗先生：這裡補充一段軼史。住淡水的都知道，二次大戰期間，美國飛機幾乎不曾炸過淡水。唯一的一次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一、十二日，掃射過水上飛機場的油庫。但淡水街內不曾有過任何炸彈的煙硝味。其原因就是，教會內有一名章教師，他有一個孩子叫章啓安，當時在美國唸書，被美軍調到太平洋的戰艦當通譯官，他跟美軍說：我的父親住在淡水，那地方不要去轟炸。

P 三八偵察機是曾在鎮郊丟過一次炸彈，但未損及民房。那時我們淡江中學一些學生兵，要去小基隆水源地，被美軍發現，前來轟炸。(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二日)

⁴ 連先生對戰時經歷的說法。

他才出來租屋、買屋。

問：連先生住在領事館有怎樣的感受？

答：英國領事館在淡水，那時樹木很多，真像一個植物園，樹林現在都砍掉了，菜園是四個人去種，有種柚子，柚子很大粒，也有很多種水果，現在也沒有了，兩棵龍眼樹，結的龍眼也很大、很甜。

這四間厝的後面，有一棵大樹，結果像栗子叫糖柚，那棵樹很高大，有一、二十丈高，每一年都有黑鳥很大，不像老鷹，也不是烏鴉，牠做巢，都是用樹枝，光復後，我問過在那兒服務的人，都沒有再見過鳥兒再回來做巢。

不過，那時，我非常喜歡看那鳥撿樹枝排列做巢。

問：連先生在領事館住有幾年？

答：我在那兒前後大約住十多年。

問：中正路有一家油漆店，老闆是否曾到領事館油漆過？

答：油漆有好幾次，厝內、厝外油漆都有，有一家專門在那裏油漆，漆由英國來，往往會剩，有剩的時候，淡水的包工頭也去漆他家。

問：紅毛城所漆的顏色是否保持一樣？

答：是一樣。

問：領事館裏的東西是否原樣？

答：很多東西都不見，我在的時候，所有的東西和現在所看到都不一樣，不是我曾看過的東西。

1942年英國領事要走的那一天，我們都有跟他打招呼，那時大東西都沒有帶走。

問：連先生若有找到有關當時的舊照片可否提供出來？

答：日本時代都沒有照像，光復以後，是我離開紅毛城好幾年，才有照像。很可惜，那時都沒有相片，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只有在學校照過，不是個人有相機在照，現在要找照片都沒有。

問：連先生所看到最可惜的是什麼？

答：紅毛城往淡海的路上，有二座小橋，中間古早退潮的時候會浮出一片沙埔地，那裏有螃蟹就是像紅樹林那種大小管毛蟹，出現很多，現在都死了，看不到。以前很多台北來的人，都是要來看大小管的毛蟹，這種蟹日本時代叫做 Sihomaneki(招潮蟹)，潮來的時，那隻管就會搖，好像在招潮進來，Siho 就是潮，每一隻都是大管在招潮，這個景象很美。這是台灣八景之一⁵。這條路，古早在大戰中、大戰後，咱淡水人散步的所在，有閒的時候，男女相約散步，大約 200-300 公尺，通到油車口，河邊有牆，大家坐在牆上看海，台北人來淡水，就坐在那看海。我很痛惜這個景沒有了！那裏看淡水比紅樹林還美，坐在那可以看海、看觀

⁵ 淡水夕照是台灣八景之一，指在此看淡水夕照。

音山，這個景很美。

又有一個，由這出去那漁港，古早還未築一條堤出去，在我國民學校的時候，鐵船載木材來，這個景現在也沒有了。

鐵船可以入淡水港，現在淺了，不能再進來，載油大船入淡水港，我也有看過。鐵船載木材來，一支支吊開，再由人一支支弄成很長很長柵排，再用船拖去捷運站後面「施合發」(木材公司)去。

那種船一、二個月就來一次，看那船木材卸貨，很有趣，那個景也沒有了。



連易宗先生開設的活石出版社



謝老師與工作人員訪問日本時代領事館廚師之子連易宗先生



連易宗嚴謹面對紅毛城的往事



連易宗先生講述少年時於紅毛城度過的燦爛歲月



連易宗先生於紅毛城回憶當年門外景色



紅毛城古井，在連先生年幼時就已存在



在連先生印象中，這條原為石頭砌成的斜坡，每到夏天夜晚就常是蛇類爬行之地



孩童時期的連先生到父親做事的廚房一帶活動，這是廚房後可嬉戲的空地



幼時的連先生，會在放學後跑到父親位於領事館的休息室做功課，隔著窗看人家打網球、開 Party



在連先生的印象裏，當年的網球場草埔邊，種有一道約一人高的「苦那盤」樹牆



連先生表示，網球場草埔都有定期派四個專業的役仔整理施肥



牆上的服務鈴為當時領事傳喚傭人的方式



當年連先生的父親，每天就在這間廚房內，依領事夫人的指示烹煮料理、做餅、烤西點



連先生解釋領事館牆邊壁爐的內部結構



連先生遙指草埔邊的高爾夫球場曾是過往與同學相約看「鬼仔火」的地方



領事館牆上雕刻圖案仍清晰完整

（六）卅年紅毛園圃歲月——陳泰順訪談記

- 訪談時間：92 年 12 月 20 日及 93 年 3 月 15 日
- 訪談地點：台北縣淡水鎮淡水鎮中山路及紅毛城
- 撰 稿 人：謝德錫

陳泰順是極少數經歷紅毛城英國領事館管轄權由英國、澳大利亞、美國到國民政府的員工，他的妙手曾種植、整理過紅毛城裏面的美麗花草庭園，親身參與維修過程中大部分的監工，並成為古蹟開放的維護參與一員。

陳泰順，1936 年生，出身於台北縣坪林一處偏僻的山村裏，是農家子弟，但他的父親是傳統寺廟木雕師傅，從小便隨從父親在台灣各地大小廟宇裏，看到各種工匠施工的手法技巧，讓他自小便培養出濃厚的傳統工匠技藝的素養。而對農物的種植也是陳泰順幼時不可或缺的經驗。

國小畢業後，陳泰順便跟隨父兄在台北一帶謀生，服完兵役後，陳泰順便到一家膠鞋廠做事。這家膠鞋廠最早是由連姓老闆與陳泰順等幾個員工開始做起，幾年內發展為擁有一、二百位員工的工廠，由陳泰順擔任最重要的工廠管理與物料調製。連姓老闆的母親，見陳泰順忠實可靠，便媒介與紅毛城領事館老同事雷炎的女兒結親。

因此，雷炎年老退休後，便由陳泰順頂承這個缺，在 1960 年代初期，進入紅毛城的英國領事館服務，開始只是擔任園丁的工作，後來領事看到他勤快敏捷，便逐漸讓陳泰順做些外務接洽的事務，除了一般公文信件寄送外，也讓他帶著公文遞送給與台灣省政府、內政部、外交部……相關人員。

陳泰順初期的園丁生涯，是為領事官邸種花植草，所種的花草品種，許多都是領事、副領事從英國、香港引進，在當時台灣都是極為稀罕的物種，而另一項主要工作便是大草坪的整理維護，這塊大草坪是英國領事的打草地網球的場地，也是戶外園遊活動的主場地，需要整理得非常平整，陳泰順與幾位員工除了拔草施肥外，更要隨時拖著厚重的圓石輪反覆壓輾，成為平整的草坪，才能休息。

每年，陳泰順最忙碌的時間，是六月及十二月，六月是英國女皇的誕辰，英國領事都會隆重在領事館的草坪舉辦祝酒會，邀請各國駐台大使、領事及政府高階官員出席，整個會場的準備、佈置都要花掉陳泰順他們許

多工作天去處理，再來就是十二月的耶誕節，也會邀請少數外賓一同聚餐。

幾年時間，陳泰順曾經歷過幾任領事，每位領事都有不同的領導方式，可是他都能秉持應有的付出，去服務他們。

不過，帶給陳泰順最大衝擊是 1972 年英國政府決定終止在台領事業務，把紅毛城的管理權交由澳洲駐台大使處理，大多數領事館人員都被資遣，僅留下陳泰順等二人繼續為英國領事維護紅毛城領事館相關事宜，而澳洲僅代管一年，又斷交而去。管理權轉由美國大使館代管。不料因美英外交主管機關的聯繫誤失，使得美國駐台大使不願馬上接手，讓陳泰順有三個月領不到薪水，甚至欠繳的水電費都是由陳泰順代墊。

隨後，中美在 1978 年斷交，紅毛城的歸屬成為那時矚目的焦點，陳泰順經歷了主權移交及古蹟修護等最讓人棘手的大小事務。

尤其紅毛城的地權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承接，在土地登記、轉移……大小事項，都是由陳泰順一手承辦。隨後，紅毛城舊住戶的拆遷補償，也大都由陳泰順帶頭爭取。最後在紅毛城古蹟整修時，因陳泰順熟悉整個紅毛城，而被留用為維護管理人員，參與整個古蹟修護的過程，隨時提供資訊給工程人員，做修護的參考。

而陳泰順維護管理紅毛城，都秉持他一貫的風格，嚴格執行主管機關所訂定各種規定，以免古蹟有所危害。在陳泰順記憶中，最特別的一次，是財政部借給電影公司拍攝電影，因道具人員所製作木製道具，更改了原有門窗，被國有財產局主管科長查知，發出緊急公文，邀請中央地方主管人員集會，要嚴重議處失職人員，經陳泰順巧言說解，才大事化小，以極少經費便恢復原有樣式，解決了嚴重破壞古蹟風貌的風波。而陳泰順從父兄處所學習到豐富的古蹟修護知識，讓與會者獲得極深的印象。

紅毛城正式開放後，陳泰順也繼續留用為管理維護的一員，負責廣大園區的整理維護，一直到民國 85 年(1996)，才正式退休。

陳泰順在年輕時代，接下丈人雷炎在英國領事館做事的棒子，歷經數代的英國領事，到 1972-1973 年澳洲代管，1973-1978 年美國代管的時代，也都是在紅毛城服務，我國政府接管後，也獲聘繼續留任到退休。三十多年來一直在紅毛城服務做事，也深深熱愛著這個歷史的傳奇之地。

前英國駐台領事聘雇員之口述歷史採訪——陳泰順

- 受訪人：陳泰順先生
- 訪談（一）：92 年 12 月 20 日 淡水鎮中山路
- 訪談（二）：93 年 3 月 15 日 紅毛城
- 訪談&撰稿：謝德錫

問：陳先生的丈人也曾在紅毛城做事，他的姓名是什麼？

答：雷炎。

問：陳先生本人是什麼時候進領事館？

答：我是 1936 年生，民國 51、52 年進去，61 年時英國領事館停止。

問：雷炎先生是什麼時代進紅毛城？

答：很久的，日本時代就進出，日本時代比康長老還早就進去。世界大戰，美軍攻台灣，有發生戰爭的所在，所有英國大使都要回去，英國領事要走時，叫阮丈人顧英國領事館，自然繼續做到退休為止。

問：中間有無資遣？

答：無，代管理英國領事館的財產，英國領事撤退時，所有東西都沒有帶走。

問：有幾位留守？

答：我知道，只有一、二位，民國 61 年英國跟我們沒有關係後，最後也只留二人而已，一個是我陳泰順，另一個王水龍，顧伊的財產。

問：康恩助先生的情況怎樣？

答：康先生是很早就進入，民國 61 年英國撤退時，簽證交給一位做生意的代理商，送去香港簽證。

問：你們的薪水怎麼處理？

答：我們的薪水轉去澳洲大使館，澳洲大使館代替英國發薪水給我們，一年的中間，後來澳洲也撤走，交給美國大使館，美國大使館無接受，我們薪水一度停三個月沒有付，紅毛城的水電都是我代付。

澳洲大使館返去，所有東西交還給英國，英國跟美國國務院接洽，國務院接洽後，才打電話給台北美國大使館，大使館人員再打電話通知我去辦理繳清。

問：康恩助先生有加入美國大使館？

答：好像沒有，最後政府要收回紅毛城時，我有想法子建議康先生寫函爭取賠償級數。

問：陳先生入英國領事館是接丈人的棒子？

答：大約是在民國 51 年入去，初初進去，我是做外面花園這一部份，另一部份是去台北送公文。尤其送到省政府，省政府那時還在台北，碰到緊急公文都

是我在送。

省政府後來移到台中，台北僅設一個辦事處，我也常去，內政部或其他機關，我也時常去，所以內政部辦事員都很熟。

問：那時有幾個人在做花園的事情？

答：三個人，其中二人已經不在了。

問：雷炎先生是淡水什麼地方的人？

答：阮丈人是住在球埔那一邊，伊一生搬了好幾次家，最後才到英國領事館，也住在裏面宿舍，就在目前紅毛城辦事人員辦公地點最後一間。英國人建宿舍給我們住，其實有很深用意，這些宿舍僅供小家庭居住，而不是大家庭，主要是英國人認為這樣，他們做事比較方便，不必另外叫人，尤其是英國領事館從沒請過守衛，都是住在裏面員工來支援應用。

問：英國領事館有請過司機嗎？

答：我所知道，有二個人，一個叫陳水源，一個叫羅文鐘。羅文鐘住華銀旁邊，已經過世，伊是負責將簽證及其他書件，所有資料，透早他就送去台北，都是在台北活動，並不用再回到淡水。淡水有淡水送信的人。我是例外，有什麼緊急的，便叫我去台北送。

問：三協成李志仁姐夫負責什麼事務？

答：他是在台北，伊負責商務，商務是與生意有關，簽證是入境，台北那一邊有秘書負責。

淡水這一邊是有一位總領事，一位副領事。

問：副領事是住在那裏？

答：副領事是住在臭油棧，火燒倒掉那一間。

問：陳先生知道副領事住多久？

答：我知道時，就一直住在那裏，秘書來淡水，就住在埔頂。

問：英國撤退後，有什麼改變？

答：才撤退後，領事、副領事、秘書都沒有了，只有一位負責商務的新聞官，改變時還有在。

問：民國五〇年代，陳先生進領事館時的環境狀況是怎樣？上坡的道路開了嗎？

答：路已開好，我進去時，就是這樣，最早沒有這一條路，由現在大門進去，要走階梯，階梯旁的房舍，是總舖，與做 Boy 二戶住在那兒。以後兩間合在一起，由翻譯蔡益鐘一家住，伊是翻譯官，伊住二間，康恩助是住在紅毛城主堡底層。

問：陳先生在領事館所負責花園，那些花花草草的種子是什麼來？

答：一年種的花都是按照四季在走，英國人時常回去休假，很多人都經香港回去，花種不是從香港進來，不然就是從英國直接帶來。很多種，花種來，我們很

細心去撒花種，然後更要細心去澆水、施肥，才能種出來。

我自細漢就對做農的事很熟悉，我是住在山裏，我不是淡水人，是坪林那裏的人，我出生的所在，由坪林街起碼走三小時的路，才能到阮兜。

問：陳先生是坪林人，是什麼機緣來做淡水人的子婿？

答：這是連先生的媽媽給我們介紹的。

在來淡水之前，我是在連易宗的弟弟開的鞋工廠吃頭路。這間工廠最早時，頭家與我們夥計才三個人，做到大家成為熟手，工廠也發展成為請一、二百個員工的規模。這一、二百人都是交代我來管理。

連家兄弟六人，老大是牧師，老二是總舖，第四是讀台灣大學化學系畢業，第五是大我一歲，是頭家。

問：你是頭家連先生的媽媽介紹才認識夫人？

答：伊介紹我認識阮太太，結婚後，阮丈人退休，我進去領事館做代誌。

問：那時，陳先生一個月的薪水有多少？

答：這份薪水，說高不高，不過匯兌台幣，算是蠻可用，民國五〇年代，一個公務員薪水在一千多元，我的薪水有一千四、五百元，說好也不算頂好，但也不算壞，一般是比台灣公家機關好一點。

問：陳先生進去後，經過幾位領事？

答：我進去後，經過四位領事，頭一位是馬基巴，伊人大漢，走路有些跛腳跛腳，再來布烈，伊走路普通，再來是一位是要與台灣斷絕所有關係，他不願做這種事，便提早辭職，由副領事昇任，一共經過四任。

問：每一位領事管理方式有什麼不同？

答：任何人擔任主管，都會有他的作法，只要我們遵照職責去做，任何人做主管都同款。

不過外國人公私分明，讓你做就要做，不該你做的，不會要求你去做。你若是勤快多去做，你就多學一樣。

問：當年是怎樣交接？

答：民國 69 年左右，內政部當年收回紅毛城只是一個樣子。為什麼？連一張紙都沒有，一張白紙連寫字也無。

美國大使館人員辦移交，拿出來的鑰匙也不是紅毛城的，沒一支可用。拿出來要蓋的印章，也沒有蓋在紙上，只是做個形式。

依照我的看法，英國領事權的產權，內政部只不過是暫時管理而已。為什麼敢講這句話，當初財政部交給國有財產局，國有財產局我一禮拜，攏去好幾天，辦代誌。

當時，國有財產局相關人員告訴我，英國假使有一天跟我們復交，除非它不要這個地方，若要這個地方，咱要原封不動交還給他們使用。紅毛城在地政

事務所過名給財政部，交給內政部管理，都是我去辦。

問：民國五〇年代，領事館有什麼風俗習慣，像注重聖誕節或新年？

答：比較注重聖誕節，新年比較少，12月25日都有一次請客，大請。或是每年6月第二個禮拜，英國國王¹生日，那一日也是大請客。

英國人每年就是聖誕節及國王生日比較隆重，其他例外，則是英國領事以外交官身分交陪應酬，人數沒那麼多，規模比較小，出席有駐台各國大使、領事，及政府官員像台北市長、部長……等。

問：茶會辦在那裏？

答：茶會一般是好的日子，東西都擺在走廊，外面大草埔則是跳舞、戶外活動的地方。

問：草埔有沒有打過網球？

答：有啊！這是打網球的好所在，我們整治的平常非常漂亮的地方，都是用大的石輪慢慢去碾，因為泥土有用肥料，非常肥沃，有蚯蚓常去鑽，造成坑坑洞洞，所以我們要用石輪去碾。

問：石輪要幾個人去拖？

答：有一個要三個人去拖。另一個小石輪是比較後面，是一位秘書住在天母，做了一個石輪，不好用，才載到這兒放。這種石輪啓動時比較吃力，一旦動起來，便很好拖。

問：領事館辦公是在紅毛城二樓？

答：是在紅毛城二樓，這一邊算是領事官邸。

一般人說是在官邸辦公，我都會說錯，這間不是辦公，辦公在紅毛城二樓，樓下是康先生一家在住，先前則是關犯人的所在，清朝時，英國人在台灣犯代誌，英國有權利抓犯人在這兒關。

英國領事館在台灣建官邸時，在牆面上留有年資，年資以前，英國人就來台灣，本來是不住在這兒，在隔壁學校(真理大學)也住了一陣子，所以咱官邸的建築師，跟學校洋樓的建築師都是同一個人。教會建的厝比較粗，官邸建的比較細膩。所以建的形體同款，但是手路無同款，聽講這位建築師後來去建總督府，建好後，便不知去向²。

領事官邸的建築都是用糯米去熬漿後，再加入蚵殼所燒的灰，去攪拌。聽說向一位台北人買，以前這位台北人，他是住在八里，挖子尾十三行附近。阮太太阿公的老爸專門在燒灰在賣，那時有許多人也在賣，但外國人做事很頂真，每一個都要驗，用水去洗，沒有雜質留存才能用。

民國71、72年在整修時，我就在一邊觀看，時常叮嚀他們做古蹟就需依照

¹ 1950年代為伊利莎白女王。

² 此是陳泰順所聽到的說法。

做古蹟的方法去做，我小時六、七歲便跟隨阮老爸去看人家怎麼整修古蹟，阮老爸以前是做雕刻，伊在做廟的雕刻，我便在旁邊看。整修時，我時常提出意見，要他們依照照圖而施工，時常對他們說像灰壁新的做法而能做到像舊的一樣才是真功夫。

問：聽說紅毛城的牆壁每隔二年粉刷一次？

答：這是領事的問題，領事就任後，就會改變，伊本人喜歡什麼顏色，太太喜歡什麼，有時小孩跟來，孩子喜歡什麼顏色。我所知道有草綠、粉紅、牛乳……色。

問：油漆的來源是那裏？

答：不是英國進口，就是香港來，包括紅毛城本身外殼也是從那裏來。

問：油漆粉刷是請淡水的師傅？

答：以前在玉仔街有一位師傅在做，他兒子也在做。他們油漆也不是直接去承包而是有一位姓吳，做建築的人去承包後，再交給他們做，承包的人也有一個姓白。

英國人油漆也有一套規矩，所有傢俱東西在油漆前，都要遮掩妥當，油漆完，馬上就搬定位，立可使用，他們這套規矩，很令人欽佩。

問：陳先生，您們做事時，是由領事用英語直接命令交待，還是透過翻譯官？

答：一般是翻譯官翻譯交待，我們一般只能講些簡便會話，而且聽起來容易發生差錯，所以還是由翻譯官翻譯交待為主。

平常下班的時間後，就沒有頭家，勞工的階級分野，恢復同款人的身份，講話便可以輕鬆隨便。

問：陳先生服務的時代，紅毛城主堡或領事館的外觀與現在有變化嗎？

答：沒什麼變。

問：紅毛城下面靠近河邊有一棟船屋，大家都說那是跟英國領事館有關係？

答：事實上，那個不是英國領事館的，那個是一個英商住在埔頂的德記洋行。德記頭家愛玩船，買一艘船，時常到外海去玩船，所以建造這間船屋，可以讓船進船屋修理。

問：不過，大多數人都說有關係？

答：不是，在中正路拓寬時，那間也在拆遷範圍內，補償費都是由我去辦，領回來交給財政部，財政部也無法領，也是經過我去領，即使德記洋行也無法領。

問：陳先生所知道，紅毛城早期出入的大門要怎麼走？

答：最早大門，就是現在那個大門，那時沒有道路，車輛也很少，大家都是走路，要走階梯上去。

以後，國民政府來台後，英國政府才買車給領事使用，那條路才拓寬使用。真理大學建教堂後，才封閉了出路，照理，要建造階梯，讓人出入。

我在紅毛城服務時，我便一直建議不能讓紅毛城土地範圍內權益，不能受損。教堂動工時，我很堅持，但隨著我離開，才變成這個情況。因為當初要封閉後門大家有協議，真理大學有封後門，一定要留一條路，可以讓紅毛城的人也可由此出入。

由此可見，行政官員對這兒的忽視，紅毛城交給內政部，內政部根本無關心這個所在，只有最早財政部交給內政部時，比較注意，民政司長居伯鈞(施博君)，他對紅毛城很有責任心，他時常對我說，以前他規劃國家公園，全盤規劃處理完後，便轉變職務將所有成果交給他人管理執行，但是往往都放棄他規劃的理想，將措施改得面目全非。

紅毛城也是如此，他本身有很大的期待，他特別交代相關人員碰到問題或有任何意見一定要尊重我的看法，他說：「陳仔認為可以做才做，不能做就不要做，我信任伊的看法」

施博君伊是台灣大學教授，做代誌很認真，那時內政部長林洋港也是很關心，不過吳伯雄接任後，便很少人關心，以後的內政部長、民政司長幾乎沒人來紅毛城關心過³。

問：有人說紅毛城主堡到下面有地道連接？

答：以前康恩助先生一家住地牢，有人找他，他喜歡打網球，他常常拿網球或高爾夫球碰撞地面，聽回音，傳出空隙聲，他便告訴別人，說有地道可一直通到金山、基隆。

我便說無可能？他反問：「為什麼無可能？」，我說，「這不是有通路很大條，可讓人通過，敲起來很大聲，這是不可能的代誌，而是紅毛城是防禦堡壘，很潮濕，底下挖有管道，是要防潮，是這個原因。」

很多領事、秘書更換，而主管機關也每隔二、三年便派遣一位巡按大使，來審查領事館的開支，收入多少，開支多少，查帳多少，這些巡按大使來紅毛城查，也常查地牢地板聲響原因，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有時也問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我便將可能原因解釋給他們聽。

有人說這些地下洞窟，有說是老鼠挖的，也有說是穿山甲挖的……，都說不出個所以然。

至於紅毛城圍牆有崩塌的現象，應該是日本時代為防空襲，所挖防空洞，這些防空洞，現在有些還有現狀，就是血清那邊鐵門鎖起來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流傳，可通到基隆去。有人說，我就說不可能，那些人多會說，放狗進去，不見牠出來，表示很深，我便解釋說：「狗都是見著黑暗就趴著休息，牠什麼時候溜出來你不可能全天監視，自然也無從知道，往往誤以為牠走很遠。」我的推論是用來排濕。

³ 此是陳泰順先生在此經歷十幾年遭遇的說法。

問：聽說紅毛城裏蛇很多？多是哪類蛇？

答：蛇有很多，什麼時候都有。

蛇有很多種，雨傘節、飯匙鏟、臭青田、赤尾鮎。我們那時草埔都整理得很平整，每天早上都可看到草埔蛇爬行所留下痕跡。

問：以前紅毛城與血清之間，是否有一片樹林？

答：對！以前紅毛城的土地，圍牆外三米，還是紅毛城的，界址在圍牆外三米。

爲什麼外國人要把界址放在那裏？很多領事、秘書都會問我這個代誌。我就問他們爲什麼問我？他們都說他們認爲我們在地員工應該比較瞭解！

我就解釋給他們聽：我說較詳細的原因，我是不知道。但我的推論是假若圍牆只蓋在範圍內，很容易和別人的產權有所牽連，外人若要侵占，是慢慢的，三米地比較明顯，所以不會動到圍牆。

紅毛城要測量土地界址，在我服務的時間裏，都會通知隔鄰的淡水工商會勘，但是等到淡水工商測量它們土地界址時，就不通知隔鄰的紅毛城，而是自行測量。測量完後，還通知說紅毛城侵到淡水工商的土地。我就找當事人說「那有那麼稀奇？紅毛城會侵到土地，是紅毛城比較早有？還是淡水工商比較早有？我們設立的界址在那裏？」，當事人就連忙把話插開，要我不要再講了！

問：現在真理大學大教堂的土地，有一塊以前是菜園地？

答：我所知道是一道斜坡，以前到底下是一段有階梯的步道，後來設立學校後，慢慢改變，鋪設路面，才成爲現在的風貌。

問：英國領事有喝下午茶的風俗？

答：英國領事的風俗，攏總有。早上十時，及下午三時，都有。早上喝咖啡，下午就喝紅茶，伊沒有吃什麼東西，紅茶加檸檬，摻一點糖。以前都是在辦公的所在。

問：以前紅毛城辦公的所在到領事官邸是不是有鐵鍊普通人無法進去？

答：卡早並沒有這個問題，後來，來簽證人多，有些人好奇，都會走到領事官邸看看，他們外國人住家不願別人干擾，所以他們才立兩根水泥柱，並在路旁右手邊豎了一個牌子，拉了一條鐵鍊，禁止外人進入干擾。

問：我們知道在紅毛城服務的人大多信仰基督教，您的信仰是什麼？

答：我跟他們不一樣，仍是中國傳統信仰的家庭。

問：陳先生正確入紅毛城的時間是那一年？

答：應該是民國 50 年或 51 年。

問：陳先生受英國僱用到那一年？

答：我做到民國 61 年，英國領事撤退，我奉命看守，澳洲代管一年，薪水也是英國人發的，後來交給美國，美國無接受，半年時間無領薪水，但是紅毛城

所有水電費用攏是我代墊。領到美國人走。

問：陳先生管理紅毛城的態度是什麼？

答：那時有些學生時常進來做研究、調查，我比較有規矩，老師帶學生過來，也都要按規矩走，另一個姓王，就較沒有原則，時常允許後，無法處理，都得叫我去善後收拾。

紅毛城卡早交給財政部時，我跟姓王在一起，有一次拍電影來借用，王就先跟人家講好，我不讓他們進來，也不跟他們說，他們就在紅毛城後門叫罵。

問：澳洲大使館或美國大使館代理時，那些大使，曾來過紅毛城嗎？

答：沒有，只有在底下辦事的人，也都是華籍辦事員，外國人都沒有。

問：美國撤館後，陳先生就轉到內政部服務？

答：美國大使館初交給財政部時，特別交待要對我們幾位員工照顧。但是財政部的人一來，就說一個月給你多少，要就來，不要就不要來！

我就反駁說我們做事是職務，不應是這樣做事，但是財政部的人一直是這種口氣，要做不做，全是他高姿態做主，我只好一通電話打給美國大使館反映。美國大使館打電話給外交部，外交部就打給財政部，找人反映。果然，財政部的人立刻派人找我們，一面道歉，一面口講：「是他的錯誤，看不對，不是這樣做才是！」

問：陳先生受政府機關僱用，做到那一年？

答：做到民國 85 年才退休，十幾年中間，最初是財政部，劃為古蹟，整修時已轉到內政部，所有代誌都是我在處理。

問：負責整修的夏鑄九教授，您的印象怎樣？

答：認識夏教授，他來時，也都是問我比較多，那時他在澎湖也整修一座媽祖廟，時常來來去去，本來他計劃住到領事官邸，可是因太潮濕，最後放棄。

問：整修時，有發生什麼代誌？

答：有一次財政部外借給人拍電影，拍電影的人對紅毛城的建物，有一點改變，就是領事館二樓落地窗的門，用隔版做裝潢布景，將門遮了一半。不讓人出入。結果財政部的人來視察，看到非常生氣，認為古蹟受損，便問我：「這樣做事合適嗎？」，我只好回答：「古蹟修護有一定做法，我們看過財政部批准的公文，是行政部門准許他們拍電影，我們依造公文，讓他們進入拍電影，至於有沒影響到古蹟，我們無法可以管理，除非有公文命令交給我們執行！」結果，這位財政部所屬國有財產局四科科長，出身海軍陸戰隊，聽了很生氣，依照他軍人做事的方式，上午來看後，下午回去後，連夜通知各所有單位，第二天有財政部、省政府、縣政府……各單位，四、五十人齊集紅毛城開會。開會時，我在會場陳述整個狀況，特別指出電影公司人員所添做道具有沒有傷害古蹟，須與會者一齊會勘，瞭解狀況，才可做決定，不要隨便猜想。

結果，參與開會各單位都欽佩我的說明，圓滿解決，只讓電影公司的人花些小錢恢復原樣就解決事端。

問：陳先生那幾年是住在紅毛城裏，什麼時候才搬來中山路住？

答：紅毛城整修開放時，我就搬到這兒，最早就買下來，民國四十多年就買下來，是一間平家厝，61 年翻修為三樓，最初是租人。

那時，紅毛城有六戶在家，權益都是我去爭取。

問：紅毛城到開放大搬遷時，住有多少人？

答：那時，紅毛城有六戶在住，權益都是我去爭取，有些人怨嘆說我跟政府機關交涉，我有爭取到一些特別有利的東西。我就說：「你得到多少？我就得到多少，絕對沒有比別人多一點！」

台北縣政府開會時，台北縣民政局吳基瑞曾對我說：「你努力很多，我要扣其他五戶的錢來給你！」，我一口就回絕說：「你若有辦法向上級爭取，額外給我，否則我不接受！」，他問：「為什麼？」，我就說：「以前，我們都是同事，不能有差別！」。

最早談判搬遷一戶是 150 萬，後降到 120 萬，120 萬講不成，就要 80 萬，最後是 80 萬打折，一戶以 50 萬發放，50 萬也有人不接受。

我是第一個接受條件的人，負責的民政司第四科陳科長、林專員，便委託我向其他人遊說，後來有四人陸續簽字接受，只剩資格最老的康恩助不接受，我只好另行辦法，向內政部爭取額外的補償，我爭取的講法：「紅毛城是國家第一個認定的國家一級古蹟，若是我們無法順利處理、開放，民眾一定對政府非常失望，而且已經有五戶答應，只剩一戶，這一戶年資又最久，添一點補償無可厚非。」，最後，又多了一筆額外補償(加 30 萬元)，順利解決，六戶全部搬出。

問：當初，您們有那六位住在裏面？

答：有康恩助、蔡獻鐘、羅恩鐘、陳泰順、楊清榮……等。

問：當初與陳先生同時在領事館服務，有多少人還住在淡水？

答：只剩下我與楊清榮住在淡水。

問：楊清榮先生住在那裏？年紀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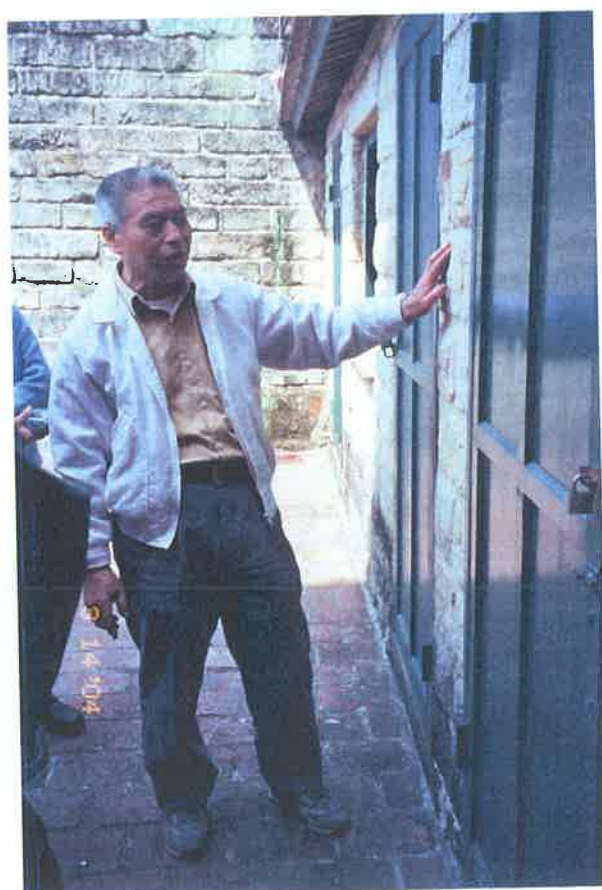
答：楊清榮住在淡水中崙，年紀大概不是比我多一歲，就是小一歲。

問：陳先生有跟他聯絡，他做那些事情？

答：沒有，以前他是跟英國領事做 Waiter，調到官邸裏，服侍英國領事娘，後來昇遷，負責送電報或送信。



陳泰順先生在領事館內種植的花草，種子多從香港、英國進口而來



陳泰順不但管理著園區內的花草植物，更監看整修過程中大部份的工程。



陳泰順先生解釋紅毛城主堡底下並無地道可通往基隆



陳泰順回憶，每當領事任期更換，牆壁就會重新粉刷修補，油漆也多從英國進口。



大草坪需要園丁拖著厚重的圓石輪去壓輾



陳泰順在領事官邸述說他到官邸的往事。

肆、結語

一般人所知道的紅毛城，都是以數百年的歷史古蹟來看待它，所看到的展示內容，也都是著墨於歷史、建物的變遷，對曾生活期間的西荷殖民者、明鄭、滿清將士、英國領事、華裔員工……幾乎極少介紹，紅毛城的歷史難道只有軍國重事？

這次口述歷史計畫，是一個起端，找尋那些英國領事館時代的舊員工或家屬朋友，要從他們的口中，回溯數十年的往事，雖然有些匆促，但大致上還是有些成績。

其中，連易宗的訪談最為珍貴，所談事務跨越二次大戰前後，除父母職業範圍的經驗外，也有紅毛城的人事、風貌、軼聞……。

康知己一家居住於紅毛城主堡，幾十年的生活經驗頗值得注意，可惜擔任領事館會計兼總務的康恩助先生因年歲太高無法接受訪談，否則他二十多年所接觸的英國領事們的故事，應是最精采的一頁。

陳泰順在紅毛城的經歷也極為重要，幾十年的時間，跨越英國領事、澳大利亞、美國代管到政府接收、整修及古蹟開放，這些往事在他的回憶下，成為紅毛城極珍貴的記錄。

其他曹昌隆、陳穎奇、杜義夫的回憶，則較為片斷，但也讓我們知道了一些不同的風貌。

整個口述計畫是晚了幾十年，若是能在紅毛城收歸國有時，就能針對那時員工做一些必要的訪查，收穫一定更為豐碩。

伍、相關紀錄清冊

〔一〕訪談錄音帶：共 13 卷

| | 姓名 | 時間 | 地點 | 數量 |
|---|-----------|----------------|------------|-----|
| 1 | 杜義夫・陳穎奇先生 | 92 年 12 月 7 日 | 淡水鎮馬偕街 6 號 | 1 卷 |
| 2 | 康知己夫婦 | 92 年 12 月 5 日 | 淡水鎮康家 | 2 卷 |
| 3 | 曹昌隆先生 | 92 年 12 月 16 日 | 淡水鎮中正路 | 1 卷 |
| 4 | 連易宗先生 | 92 年 12 月 9 日 | 淡水鎮中正路 | 1 卷 |
| 5 | 陳泰順先生 | 92 年 12 月 20 日 | 淡水鎮中山路 | 1 卷 |
| 6 | 曹昌隆先生 | 93 年 3 月 12 日 | 紅毛城 | 1 卷 |
| 7 | 陳泰順先生 | 93 年 3 月 15 日 | 紅毛城 | 2 卷 |
| 8 | 康知己夫婦 | 93 年 3 月 21 日 | 紅毛城 | 2 卷 |
| 9 | 連易宗先生 | 93 年 3 月 22 日 | 紅毛城 | 2 卷 |

〔二〕錄影紀錄 DVD：共 11 卷

| | 姓名 | 時間 | 地點 | 數量 |
|---|-------|---------------|-----|-----|
| 1 | 曹昌隆先生 | 93 年 3 月 12 日 | 紅毛城 | 2 卷 |
| 2 | 陳泰順先生 | 93 年 3 月 15 日 | 紅毛城 | 3 卷 |
| 3 | 康知己夫婦 | 93 年 3 月 21 日 | 紅毛城 | 3 卷 |
| 4 | 連易宗先生 | 93 年 3 月 22 日 | 紅毛城 | 3 卷 |

〔三〕資料光碟：共 1 張

| | |
|--------|----------------------|
| 一、訪談文章 | 幾度耶誕華會——杜義夫 |
| | 口述歷史採訪 杜義夫 |
| | 英式生活的體驗——陳穎奇 |
| | 口述歷史採訪 陳穎奇先生 |
| | 紅毛城的老鄰居——曹昌隆 |
| | 口述歷史採訪 曹昌隆 |
| | 康家的紅毛城歲月——康知己、康江淑媛夫婦 |
| | 口述採訪 康知己、康江淑媛夫婦 |
| | 三世有餘情——連易宗 |
| | 口述歷史採訪 連易宗 |
| | 卅年紅毛園圃歲月——陳泰順 |
| | 口述歷史採訪 陳泰順 |

| | |
|--------|----------------------|
| 二、訪談照片 | 杜義夫先生・92年12月7日 淡水禮拜堂 |
| | 陳穎奇先生・92年12月7日 淡水禮拜堂 |
| | 曹昌隆先生・93年3月12日 紅毛城 |
| | 陳泰順先生・93年3月15日 紅毛城 |
| | 康知己夫婦・93年3月21日 紅毛城 |
| | 連易宗先生・93年3月22日 紅毛城 |
| | 連易宗先生・92年12月9日 中正路 |

陸、附錄

〔一〕 英國歷任駐台領事名表

| 年代 | 職務 | 備註 |
|------------------|------------|------|
| 光緒10年9月 1884年11月 | 英國駐重慶署理領事 | |
| 光緒13年 1887年6月 | 英國駐蕪湖領事 | |
| 光緒14年 1888年 | 英國駐淡水署理領事 | |
| 光緒14年 1888年 | 德國駐淡水署理副領事 | 英領事兼 |
| 光緒14年 1888年 | 奧匈駐淡水署理領事 | 英領事兼 |
| 光緒14年 1888年 | 西班牙駐淡水副領事 | 英領事兼 |

英國駐淡水領事年表(1864-1909)

| 年代 | 姓名 |
|------------------|--------------------------------------|
| 同治3年 1864年 | 額勒格里〔署〕 William Gregory 1869年授領事。 |
| 同治12年 1873年 | 阿赫伯〔署〕 Herbert James Allen |
| 光緒元年10月 1875年11月 | **費里德〔署副〕 Alexander Frater 1877年授領事。 |
| 光緒6年1月 1880年2月 | ** 倭妥瑪 Thomas Watters |
| 光緒12年5月 1886年7月 | ** 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
| 光緒14年 1888年 | 班德瑞〔署〕 F.S.A.Bourne |
| 光緒16年 1890年 | 何藍田〔署〕 W.Holland |
| 光緒17年2月 1891年4月 | ** 愛爾敦 William Scrope Ayrton |

| | | |
|----------|----------|-------------------------------|
| 光緒19年 | 1893年 | 孫德雅〔署〕A.J.Sundius |
| 光緒20年 | 1894年 | 金璋〔署〕Lionel Charles Hopkins |
| 光緒21年 | 1895年 | 愛爾敦 William Scrope Ayrton |
| 光緒22年11月 | 1896年12月 | Henry Alfred Constant Bonar |
| 光緒24年6月 | 1898年8月 | Raymond de Burgh Money Layard |
| 光緒29年4月 | 1903年5月 | Frank William Walter Playfair |
| 光緒30年11月 | 1904年12月 | Arthur Morison Chalmers |
| 宣統元年10月 | 1909年11月 | John Baptist Rentiers |

…指被委任時間，而非到任時間。

（取自《清季中外使領年表》，1985）

清季在淡水設有領事館的國家有英國、德國、奧匈、荷蘭、西班牙、瑞挪、丹麥、美國、古巴、日本等十國。

在基隆設有領事館者只有德國、美國兩國而已。

在台南(打狗)設有領事館的國家則有英國、法國、德國、奧匈、荷蘭、西班牙、瑞挪、丹麥、美國、日本等十國。

十九世紀英國在華設置領事館年代一覽表

| 館名 | 英名 | 設館年代 |
|----|----------|------|
| 上海 | Shanghai | 1843 |
| 廈門 | Amoy | 1843 |
| 黃埔 | Whampoa | 1843 |
| 廣州 | Canton | 1843 |

附：清代英國歷任駐臺領事名表

| 姓 名 | 在 任 期 間 | 職 務 | 備 考 |
|------------------------------|------------------------------|-------|---|
| 鄭和 (Robert Swinhoe) | 咸豐十年至同治二年 (西元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三年) | 副 領 事 | 咸豐十年 (西元一八六〇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任駐臺灣府之副領事。 |
| 布老章 (Geo W. C. P. Braune) | 同治二年至同治三年 (西元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四年) 。 | 領 事 | 同治四年 (西元一八六五年) 升任領事，臺南使館改由助理領事托馬斯·瓦達 (Thomas Watters) 負責。 |
| 鄭和 (Robert Swinhoe) | 同治三年至同治五年 (西元一八六四年至一八六六年) | | |
| 賈森 (C. Carroll) | 同治五年至同治六年 (西元一八六六年至一八六七年) 。 | | |
| 阿肯士 (T. Adkins) | 同治六年 (西元一八六七年) 。 | 代理領事 | 布羅克 (T. L. Bullock) 於同治十三年 (西元一八七四年) 間駐臺南。 一月至四月間代理。 |
| 傑美遜 (G. Jamieson) | 同治六年至同治七年 (西元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六八年) 。 | | |
| 吉必勤 (John Gibson) | 同治七年至同治八年 (西元一八六八年至一八六九年) 。 | 代理領事 | |
| 庫拔 (W. M. Cooper) | 同治八年至同治九年 (西元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〇年) 。 | 代理領事 | |
| 郝烏列特 (A. R. Hewlett) | 同治九年至同治十年 (西元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 。 | | |
| 瓦連 (P. L. Warren) | 同治十年至同治十一年 (西元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二年) 。 | | |
| 額勒格里 (William Gregory) | 同治十一年至光緒二年 (西元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六年) 。 | | |
| 托馬斯瓦達斯 (Thomas Watters) | 光緒二年至光緒三年 (西元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七年) | | |
| 布萊懷 G. M. H. Playfair | 光緒三年 (西元一八七七年) 。 | | |
| 費拉士 (A. Frater) | 光緒三年至光緒四年 (西元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 。 | | |
| 郝烏列特 (A. R. Hewlett) | 光緒四年至光緒五年 (西元一八七八年至一八七九年) 。 | | |
| 瓦連 (P. L. Warren) | 光緒五年至光緒七年 (西元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一年) 。 | | |

日據時期歷任英國駐臺領事名單

一、駐淡水領事

| 姓 名 | 任 期 | 備 考 |
|--|---|--|
| 萊爾頓 (W.S.Ayrton) | 光緒二十一年 (西元一八九五年) 九月 續任至光緒二十二年 (西元一八九六年) 二月 | 回任後由呂宋駐蘭州。職務由副領事何普金斯 (L. C. Hopkins) 暫代。 |
| 萊爾頓·巴格特·雷亞得 (Raymond de Burges Layard) | 光緒二十二年 (西元一八九六年) 三月 至同年十一月 | 副領事代辦。 |
| 亨利·波那爾 (Henry A. C. Bonar) | 光緒二十二年 (西元一八九六年) 十二月 至光緒二十五年 (西元一八九九年) 十月 | 原任副領事，離任後改駐橫濱。 |
| 萊爾頓·巴格特·雷亞得 (Raymond de Burges Layard) | 光緒二十五年 (西元一八九九年) 十月 至光緒二十九年 (西元一九〇三年) 十二月 | 光緒二十六年 (西元一九〇〇年) 十月休 假返國，職務由代理領事拉爾夫·福斯特 (Ralf G. E. Forster) 代辦。光緒二十 七年 (西元一九〇一年) 四月福斯特繼任 駐臺領事，職務暫由格爾敦 (G. H. S. Gordon) 代辦，後由田瓦爾 (J. Twzelli wawn) 代理。光緒二十九年 (西元一九 〇三年) 十二月轉任長崎領事。 |
| 富蘭克·威廉·布魯爾 (Frank wil- lian Playfair) | 光緒二十九年 (西元一九〇三年) 十二月 至光緒三十一年 (西元一九〇五年) 八月 | 轉任長崎領事 |
| 克羅 (E. F. Crowe) | 光緒三十一年 (西元一九〇五年) 八月 至光緒三十二年 (西元一九〇六年) 三 月 | 代理領事。改任駐日大使館秘書官。 |
| 亞爾摩斯 (A. M. Chalmers) | 光緒三十二年 (西元一九〇六年) 三月 至光緒三十三年 (西元一九〇九年) 三月 | 原任下關領事 |
| 茨士 (A. R. Frsh) | 光緒三十三年 (西元一九〇九年) 三月至 光緒三十四年 (西元一九〇九年) 三月 | 改駐檀香山領事 |
| 羅德爾斯 (John. B. Rentiers) | 光緒三十四年 (西元一九〇九年) 三月至 光緒三十五年 (西元一九一〇年) 三月 | 轉任出雲屋尼拉 |
| 哈林頓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三十五年 (西元一九一〇年) 三月至 光緒三十六年 (西元一九一一年) 三月 | 代理領事 |
| 巴頓 (G. P. Paton) | 光緒三十六年 (西元一九一一年) 三月至 光緒三十七年 (西元一九一二年) 三月 | 改任長崎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三十七年 (西元一九一二年) 三月至 光緒三十八年 (西元一九一三年) 三月 | 領事代理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三十八年 (西元一九一三年) 三月至 光緒三十九年 (西元一九一四年) 三月 | 代理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三十九年 (西元一九一四年) 三月至 光緒四十年 (西元一九一五年) 三月 | 改任檀香山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四十年 (西元一九一五年) 三月至 光緒四十一年 (西元一九一六年) 三月 | 代理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四十一年 (西元一九一六年) 三月至 光緒四十二年 (西元一九一七年) 三月 | 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四十二年 (西元一九一七年) 三月至 光緒四十三年 (西元一九一八年) 三月 | 代理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四十三年 (西元一九一八年) 三月至 光緒四十四年 (西元一九一九年) 三月 | 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四十四年 (西元一九一九年) 三月至 光緒四十五年 (西元一九二〇年) 三月 | 代理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四十五年 (西元一九二〇年) 三月至 光緒四十六年 (西元一九二一年) 三月 | 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四十六年 (西元一九二一年) 三月至 光緒四十七年 (西元一九二二年) 三月 | 代理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四十七年 (西元一九二二年) 三月至 光緒四十八年 (西元一九二三年) 三月 | 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四十八年 (西元一九二三年) 三月至 光緒四十九年 (西元一九二四年) 三月 | 代理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四十九年 (西元一九二四年) 三月至 光緒五十年 (西元一九二五年) 三月 | 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五十年 (西元一九二五年) 三月至 光緒五十一年 (西元一九二六年) 三月 | 代理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五十一年 (西元一九二六年) 三月至 光緒五十二年 (西元一九二七年) 三月 | 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五十二年 (西元一九二七年) 三月至 光緒五十三年 (西元一九二八年) 三月 | 代理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五十三年 (西元一九二八年) 三月至 光緒五十四年 (西元一九二九年) 三月 | 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五十四年 (西元一九二九年) 三月至 光緒五十五年 (西元一九三〇年) 三月 | 代理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五十五年 (西元一九三〇年) 三月至 光緒五十六年 (西元一九三一年) 三月 | 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五十六年 (西元一九三一年) 三月至 光緒五十七年 (西元一九三二年) 三月 | 代理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五十七年 (西元一九三二年) 三月至 光緒五十八年 (西元一九三三年) 三月 | 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五十八年 (西元一九三三年) 三月至 光緒五十九年 (西元一九三四年) 三月 | 代理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五十九年 (西元一九三四年) 三月至 光緒六十年 (西元一九三五年) 三月 | 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六十年 (西元一九三五年) 三月至 光緒六十一年 (西元一九三六年) 三月 | 代理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六十一年 (西元一九三六年) 三月至 光緒六十二年 (西元一九三七年) 三月 | 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六十二年 (西元一九三七年) 三月至 光緒六十三年 (西元一九三八年) 三月 | 代理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六十三年 (西元一九三八年) 三月至 光緒六十四年 (西元一九三九年) 三月 | 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六十四年 (西元一九三九年) 三月至 光緒六十五年 (西元一九四〇年) 三月 | 代理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六十五年 (西元一九四〇年) 三月至 光緒六十六年 (西元一九四一年) 三月 | 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六十六年 (西元一九四一年) 三月至 光緒六十七年 (西元一九四二年) 三月 | 代理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六十七年 (西元一九四二年) 三月至 光緒六十八年 (西元一九四三年) 三月 | 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六十八年 (西元一九四三年) 三月至 光緒六十九年 (西元一九四四年) 三月 | 代理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六十九年 (西元一九四四年) 三月至 光緒七十年 (西元一九四五年) 三月 | 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七十年 (西元一九四五年) 三月至 光緒七十一年 (西元一九四六年) 三月 | 代理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七十一年 (西元一九四六年) 三月至 光緒七十二年 (西元一九四七年) 三月 | 領事 |
| 羅德爾斯 (Thomas Joseph Harin- ton) | 光緒七十二年 (西元一九四七年) 三月至 光緒七十二年 (西元一九四七年) 三月 | 代理領事 |